

朱子語類

廿二之五

漢書門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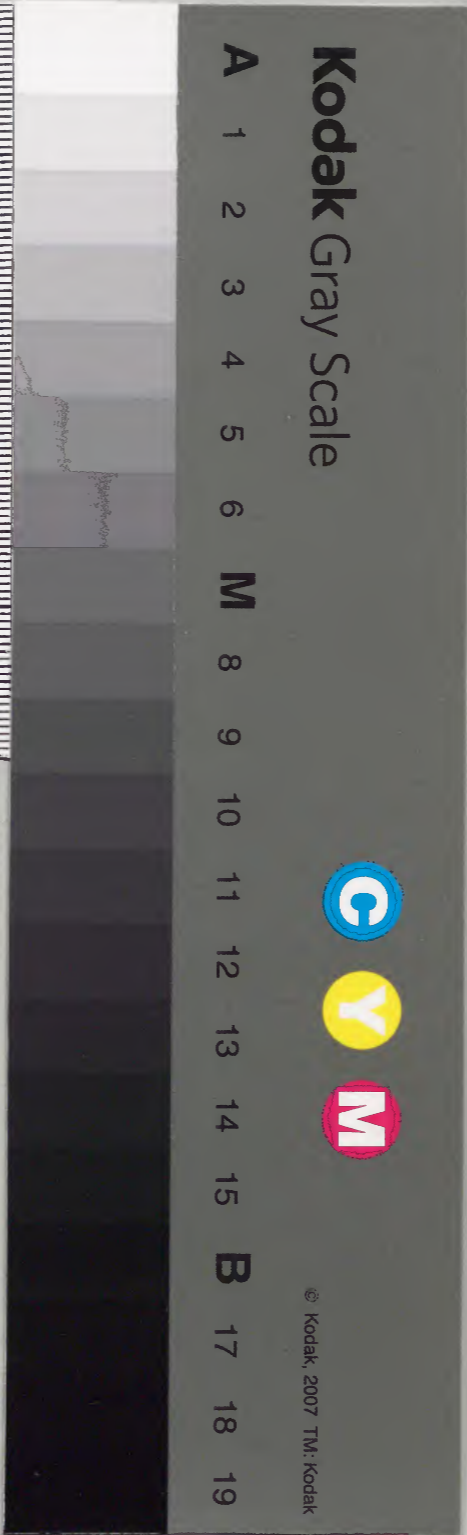
學而下至八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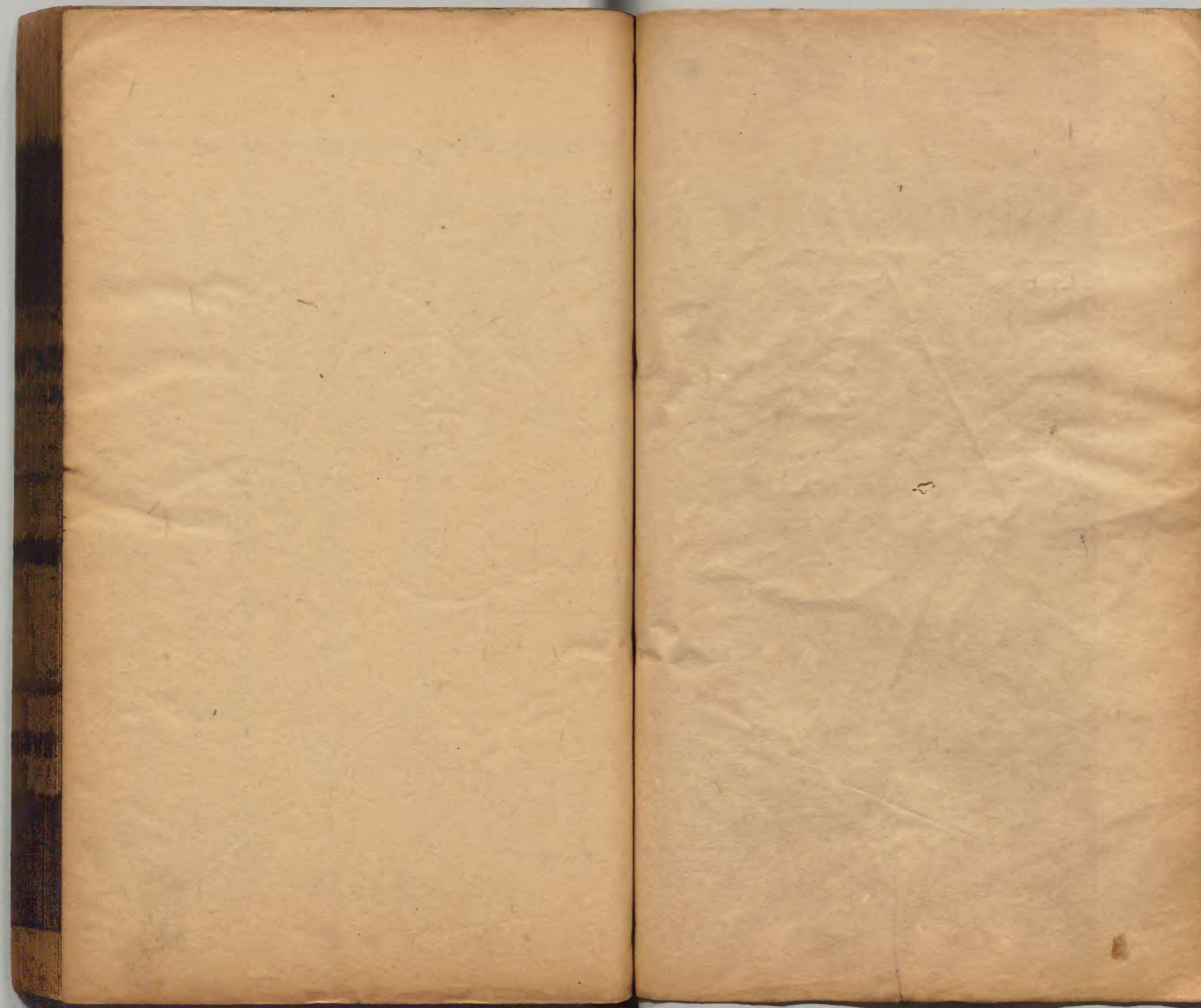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東
函	冊	號	類	漢書
一五	三〇	六〇七	天	

漢書門類			
冊	架	函	號
三〇	一〇	一五	六〇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6)
函號		298 251

不許帶出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二

論語四

學而篇下

淺草文庫

慎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為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為喪

祭

王問伊川謂不止喪祭此說如何曰指事而言恐曾子當初只

是說喪祭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些子維

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

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得明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祖時

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思想只是親曰只江南來不如此湖北

朱子語類

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却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必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脈。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時也。惜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義剛

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些子恰似著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趨從薄處去。義剛問程子云。推而至於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於遠。如何。曰。事事皆要如此。謹終則末稍雖是理會教盡。不忘於遠。遠是入易忘。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等事。這是久遠恩澤。人多是據眼前有功者有賞。而無久而不忘底意思。這般事若能追

念起來。在己之德既厚。而民心亦有所興起。賀孫

夫子至於是邦章

敬子問夫子溫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溫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文。德明

問溫是恁地溫和。溫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卑。曰。良字說未是。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姦詐險詖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是也。此章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南升

或問良何以訓易直。曰。良如今人言無曉崎。為良善。無險阻密蔽。又曰。易。平易和易。直無屈曲。節

李問良如何訓易直。曰。良善之人。自然易直而無險詐。猶俗言

白直也。雉

問良易直之義。曰：平易坦直，無許多艱澁纖巧也。錄

亞夫問良何以爲易直。曰：只是平易白直而已。因舉韓詩外傳有一段與樂記相似，但易直子諒之心生矣處，改子諒二字爲慈良，此却分明也。時舉

問良易直也。如何。曰：此心不傾險，不麤戾，自是平易簡直。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看來良字却是人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這般心。聖人教人，先要求此心，正爲萬善之總處。寓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爲衣冠服飾用度之類。寓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明作

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夔孫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淡體之於我，則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卽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是求，自請舉以往，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爲常，而不知其爲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愠，如巧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已，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時舉

龜山解夫子溫良恭儉讓有暴慢侈泰等語，正淳以爲暴慢侈泰誠所當戒，而先生以爲其流至於爲人，似不然之。曰：暴慢

侈泰固所當戒。但不當於此言。龜山說話。常有些畏罪禍底意思。在不知聖人溫良恭儉讓。是自然常如此。非欲為是以求聞政也。質孫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必有為而言。節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人傑

觀志觀行。只是大槩。須是無改。方見得孝。若大段悖理處。又自

當改。此特言其常耳。明作

邵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章。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

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已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

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

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也。時舉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必做

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

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以未改。而輕率

改之。亦未善也。伯羽

二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詞。人傑

或問三年無改。曰。是有可改。而未十分急者。只得且存之。父在

則子不得專。而其志却可知。父沒。則子雖得專。而其不改之

意。又可見。此所謂孝。祖道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怒遽急改。

之。若有死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夔孫

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了。若父之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年。孝子之心。自有所不忍耳。若大段害人底事。須便改始得。若事非是而無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了。備

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之間。只思念其父。有不忍改之心。曰。大槩是如此。但其父若有聖賢之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直卿云。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亦好看。南升游氏說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謂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間。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軒却改作

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某與說若如此說。則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備問若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不是。須是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為難。曰。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為難能也。此說得之。備

游氏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正是說得謹密處。聖人之意亦正如此。若以可改而未改。則三年之後。四年改之。其意如何。既合於道。雖終身守之可也。奚止三年。若不合於道。如盜跖之所爲。則不得不改。若其事雖不善。無甚緊要。亦姑守之以待三年。若遽改之。是忘其親也。某舊日朋友。亦看此處不透。與南軒說。他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此語與在所當改者大爭。在所當改。正是這樣事。若不改。則不當於理。若要改。則亦未爲急。故遲之者。以孝子之心不忍也。子蒙三年無改。游氏此解極好。向時欽夫改作可以改可以未改。却不是。但此章必有爲而發。然無所考。又曰。死其親而暴其過。存子所不忍爲。義剛

諸說唯游氏說得好。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此說極穩。此正指

在所當改可以未改處。淡味之。孝子之心可見。銖

問或說不改事父之道。又說不改父存所行之道。二說奚擇。先生反而問之。欲從何說。曰。不改父在所行之道。恐是。曰。然。遂舉游氏可以改而未改者。所謂三年云不必改者。此說却切當。若說道不可改。雖終身守之可也。豈止三年乎。此爲在所當改而可以遲遲三年者也。自新法之行。諸公務爲。據節文致一詞。將此一句辨論無限。而卒莫之合也。寓

或問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曰。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然於此三年之間。必能不改父道。乃見其孝。不然。所行雖善。亦未得爲孝。此必有爲而言。然緊要。在看游氏尹氏兩節意。銖

戴智老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爲而發。曰。聖人之言。未

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又云。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錄

三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游氏於事理上說得好。故并載之。使互相發。拱壽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先生之說有過者。謂要有不及。謂不有至當者。須要將去辨別。豈可不讀書。振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合如此。所以行之。則和緩而不迫。蓋聖人制禮無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

然閭閻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合用閭閻與下大夫言合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黃有開因舉先生舊說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解

直卿言禮之用和為貴。今觀內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臣之事君。禮亦嚴矣。然一爵而言言。二爵而油油。若在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乃可。如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甘心爲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爲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道夫

伯游問禮之用和爲貴。云禮之體雖截然而嚴。然自然有箇樽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爲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體。今人行事。莫是用先全體之體。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說固是恁地。却如何做功夫。伯游云。順理而行。先生又徧問坐上諸友。叔重曰。知得是當然之理。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時舉云。其初須持敬。持之久則漸熟。熟處便和。曰。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這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是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蹶踏如也。苟不知

以臣事君合用如此。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爲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當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爲痛也。若要放教和。却便是知和而

和矣。

時舉。錄別出。

吳問禮之用和爲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銖曰。頃以先生所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入公門鞠躬。在位蹶踏。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爲此。終是不解和。譬之今人被些子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爲苦。緣它知得自家病合用灼

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爲痛也。銖因問如此。則這和亦是自然之和。若所謂知和而和。却是有心於和否。曰。知和而和。離却禮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知和而和。是放教和些。纔放教和。便是離却禮了。銖

問禮之用和爲貴。曰。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和。到和處方爲美。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逐日會職事茶事。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僞。今日會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消得。因何又却會茶。其人曰。只爲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僞。禮之用和爲貴。只爲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自和耳。銖

問禮之用和爲貴。曰。禮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又問知和而和。是如何。曰。知和而和。却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時舉

禮之用和爲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願。非由抑勒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不是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和而知限節。便是禮。明節

禮之用和爲貴。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質孫
或問禮之用和爲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做作而順於自然。

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祖道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通。曰。不必如此說。且以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不和便非自然之理。人傑

問禮之用和為貴。莫是禮之中便有一箇和。莫是在用處。曰。禮雖主於嚴。其用則和。因舉禮主於減。樂主於盈一節。問禮樂

三字相離不得。曰。也須看得各自為一物。又非判然二物。又

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少。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謙

邵問禮之用和為貴。曰。如人入神廟。自然肅敬。不是強為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又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樂中亦有禮。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又是樂

中之禮。

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樂有節處。便是樂之禮。備

問禮以全體言。何故用和。曰。如此則不消得樂。振

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箇禮樂。合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

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卓

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和。在禮中。知和而和。是和。在禮外。曰。只為

它知和而和。都忘却禮耳。銖

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體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

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義剛

周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

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那禮中自然箇從容不迫。不

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便是自

志。

義剛集注。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爲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著意做不得。才著意嚴敬。卽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闕祖

問集注云云。上一截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爲貴。甚分明。但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體驗。覺得未通。如鄉黨一書也。只是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少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著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賀孫

問知和而和。是從容不迫。曰。從容不迫。雖是和。然其流遂至於縱而無節。又曰。學者而今但存取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這心若在這義理便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六分道理了。若更時時拈掇起來。便有箇七八分底道理。卓

仁甫問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爲君。臣失其所以爲臣。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通書說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婦夫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好。易說

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從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一德。如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他全不識義。如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如曰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裏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賀孫

問集注云。和者心以為安。而行之不迫。後又引程子云。恭而安。別而和二句。竊謂行而不迫。只說得恭而安。却未有別而和底意思。曰。是如此。後來集注却去了程說。柄

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如知和而和。執辭不完。却擬記錄有差。集義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情性之正。還是同出於敬。曰。禮主敬。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道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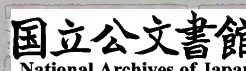
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砥錄云。却只

這裏發出則其體同矣。敬則和。和則自然敬。仲思問。敬固能和。和如何能敬。曰。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

是和處。砥錄云。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處。處敬。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符羽。砥少異。淳錄云。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一箇敬。無二箇敬。二便不敬矣。和便事事都要和。這裏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和。便不是和矣。敬是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和是發而皆中節之和。才敬便自然和。和敬在這裏。坐便自有箇氣。氣便不敬矣。和則處處皆和。是事事中節。若這處中節。那處不中節。便非和矣。又曰。凡恰好處。皆是和。但敬存於此。則氣氤磅礴。自然而和。



問禮樂同體。是敬與和同出於一理否。曰。敬與和同出於一心。曰。謂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却親切。敬與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見於事。序
童問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爲體。敬和爲用。集注又云。敬爲體。和爲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爲體。敬和爲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爲體。和爲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爲北。南爲南。移向北立。則北中又自有南北。體用無定。這處體用在這裏。那處體用在那裏。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以指旋曰。分明一層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豎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

八卦又是用。

淳○道夫錄少異

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而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甘心爲之。皆合於禮。而理自和矣。且天子之舞八佾。諸侯六。大夫四。皆是當如此。若天子舞天子之舞。諸侯舞諸侯之舞。大夫舞大夫之舞。此便是和。若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便是失禮。失禮便不和。易言利者。義之和也。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箇斷制底氣象。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其實却和。若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則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卽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得本分時。你得我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

則上下相攘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老蘇作利者義之和論。却把利別做一箇物來和義。都不是了。他於理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去。卓

問諸先生以和爲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曰。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日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卓

凡言須先度是非可否。果近於義而後言。則其言可踐。恐不近於義。其言將不可復也。德明

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如說出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消說也得。某看來。是要人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賀孫

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近禮了。高

以下
信恭

吳問信近於義。曰。與人要約。不是當。不問行得行不得。次第踐其言。則害於義。不踐其言。則害於信。須是合下要約時。便審令近義。致恭亦然。若不中節。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皆是取辱。潘子善因曰。近字說得寬。曰。聖賢之言不迫切。銖

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先生曰。近

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於禮則必不能遠。恥辱。

或問集注云。約信而合其宜。致恭而中其節。合其宜便是義。中其節便是禮。如何是近義近禮。曰。此亦大綱說。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意。然只得近於義。近於禮亦好。是便合其宜。中其節更好。廣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却是自家理不明。爾問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却不拜。被詰問。則無以答。這便是爲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道夫

因不失其親。親如親仁之親。人傑○以下因親可宗

因。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宗卽是主字。如主讎由之主。必大

因。如因徐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重。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苟且是事。恁地做。一般人初間不謹擇。便與他交。下梢他有氣勢。便道是我來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擇揀。去主癰疽。便被壞了。寓

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顏讎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賀孫

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顏讎由。則可親之人。若主癰疽與寺人瘠環。便是不可親之人。此是教人

接人底道理也。時舉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三字有淺深輕重。因乃泛言。親則近之矣。宗則尊之也。如孔子於衛。或舍於寺人瘠環之家。然謂之親則不可。可學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來便可為吾之宗主。主如主顏。雖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他日得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卞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人傑

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與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來不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與之相親。則下來所宗。非其可宗者矣。時舉

因字輕。宗字重。初間若不子細。胡亂與之相依。下梢却是宗他了。且如做官與箇至不好底人往來。下梢忽然為他所薦舉。便是宗他。賀孫

正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來受他薦舉。辟差便是著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可宗也。賀孫

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其人。賢與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羣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不入於舍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亦不可處相似。耕

問因不失其親。曰。而今與人同官。也是相親。將來或用它薦舉。因它超擢。便著宗主它。如所親者不善。安知它異日不能薦舉我。超擢我。便著宗主它。這箇便是失其所可宗者。信近義恭。近禮。因不失其親。此三句。是今日下事。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將來底事。銖

全章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禮。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効。但當初合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時舉

問信近於義一段。曰。未說著不必信。只是信合於宜。且如一人相約為事。已許之。少間却不行。是不合義。不可踐矣。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與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必取辱矣。可學

問信近於義一章。曰。約信事甚多。今與人約做一件事。須是合當做底事。方可與之約。則所約之言。方可行。如不可終之事。則休與之約。謂其不可行也。問恭近於禮。謂致敬於人。須是合當加禮之人。曰。不是加禮。如致敬於人。當拜於堂上。乃拜於堂下。當揖却拜。皆是不中節。適以自取辱。問因不失其親。謂依賴於人。須是得箇正當可親近之人。而後可以宗主。曰。也是如此。更子細推去。又問集注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南升

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用思量他。曰。行得。方可諾之。若輕諾之。他日言不可復。便害信也。必大錄云。若行不得。便成脫空。恭近於禮。且如合當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却在堂上拜。被人斥罵。亦是辱。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好。初去親。他時似不害。將來主之便錯了。須是揀擇見得是好。方可親他。且如趨事上位。其人或不可親。既去親了他。一日或以舉狀與我。我受了。便用主

之非其人雖悔何及大率有子說底言語與澁難曉裏面儘有滋味須用子細玩味明作

王問因不失其親集注舊連上句義禮後本却不如此曰後來

看得信與義恭與禮因與親各各是一事有此兩項李問恭

近於禮曰非止諂媚於人是取辱之道若恭不及禮亦能取

辱且如見人有合納拜者却止一揖有合不拜者反拜他皆

不違禮不合拜固是取辱若合拜而不拜被他責我不拜豈

不是取辱先生因言論語中有子說數章文勢皆與澁難為人解

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族淳

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非禮近

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可宗敬也

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恁地連纏要去

致敬那人合當拜却自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

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

過當被人不答豈不為恥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

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為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

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

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

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

之人尹和靖書以自警今墨蹟可見不知此說如何曰伊川

說得太遠橫渠說較近傍集義

信近於義章疑上三句是工夫言如能近義則有可復言之理

否曰然人說話固要信然不近義時其勢不可踐踐却便反

害於信矣。問橫渠云：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恥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此却似倒看了文義矣。重在下句相似。如何？曰：此便是先儒舊底說。它爲惑箇也字故然。如某解底也字，便只是箇矣字。又問程先生所解，是於文義不合乎？是道理未必然乎？曰：也是一說。但如此說，都無緊要了。如橫渠說底，雖似倒，猶有一截工夫。程先生說底，某便曉未得。直卿云：他猶可也。中一句最難說。曰：他有說不倒時。伯羽又問謝氏說末云：欲免此惟學而已。故人貴乎明善，此雖無謹始慮終之意。然大段意好否？首肯之曰：然。人固貴乎學，但學是平昔當如此。此是說事之發慮當審也。伯羽

問程先生說如何？曰：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他意思要說也字出。恐不必如此說。范氏說如何？曰：范說不甚好。恭近於禮，恭合下便要近禮。信近於義，信合下便要近義。故其言可復，恥辱可遠。信只似與人相約，莫要待得言不可復時，欲徇前言便失義。不徇便失信。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與不近禮。問大人言不必信，又如何？曰：此大人之事。大人不拘小節，變通不拘。且如大人不是合下便道我言須是不信，只是到那箇有不必信處，須著如此。學者只要合下信便近義，恭便近禮。幹

君子食無求飽章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著緊，都不濟事。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

多。故不敢盡行。底易得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於不足。言常苦於有餘。謙之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未免有差。若工夫不到。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廣

事難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蓋求飽求安。是其存心處。敏行謹言。是其用工處。須是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明作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不敏於事。不謹於言。也未是好學。若不能慙地。則就有道而正焉。又是正箇甚麼。但能敏事謹言。而不就有道而正。也不得。這裏面折一句不得。義剛

就有道而正焉。若先無本領。就正箇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反覆兩邊看。方盡。大抵看文字。皆當如此。閩祖

就有道而正焉。須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或錄云。學者須先有根本。方有可正也。禪家云。三家村也有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有質正。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能久從師去也好。南升

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大槩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居無求安。食無求飽。

敏事謹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雉

貧而無諂章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著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入門便差了士毅

希真問貧而無諂一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曰不是說必著如此但人且要就自身已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就這裏克治負孫

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理不恁地勉強好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如此不是好淳

曾光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以到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說食無求

飽樣也是恁地義剛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矣曰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過樂與好禮乃於此上加功可學

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高大槩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曰然則二者相去甚遠乎曰也

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淺淡也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已也如此伯羽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次序只看資質與學之所至如何資質美者便自能貧而樂富而好禮如未

及此。却須無諂而後能樂。能無驕而後能好禮也。莫

童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造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者言之。須更樂與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禮地位。不可更回來。做無諂無驕工夫。孔子意做兩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淳

楊問貧而無諂一段。曰。此是兩節。不可如此說。世間自有一般資質高底人。合下便能貧而樂富而好禮。他已在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了。終不成又教他去學無諂無驕。問集注說學者不可忽下而趨高。却似有先後不可躐等之意。曰。自與學者言之。是如此。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却便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聖人此語。正似說兩人一般。猶言這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固是好。然不似那一人貧而樂富而好禮更勝得他。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寓○上條疑同。問集注非今本。

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怕是如此。聖人既說貨殖。須是有些如此。看來子貢初年。也是把貧與富煞當事了。賀孫

吳仁父問此章。曰。後面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為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時舉

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切與琢。是無諂無驕。磋與磨。是樂與好禮。集注謂超乎貧富之外者。蓋若爲貧而樂與富而好禮。便是不能超貧富了。樂自不知貧。好禮自不知富。
明作

叔蒙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與好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思濶。非止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賀孫

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然是用工夫了。聖人更進他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濶在。寓

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諂無驕。夫子以爲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深淺高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爲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爲如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言無諂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告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之功。南升○倪錄別出

文振問貧而無諂一章。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比他樂與好禮者。別人便說不足道。聖人只云可也。蓋可也時。便也得了。只是比樂與好禮者。分明爭一等。諂者必不能好禮。若於諂與

驕中求樂與好禮。此如適越北其轅。反行求及前人無可至之理。集注中所謂義理無窮者。不是說無諂無驕至樂與好禮處。便是義理無窮。自是說切磋琢磨處。精而益精爾。倪

陶安國問貧而無諂章。曰。聖門學者工夫。確實縝密。逐步挨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裏。便只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它一步。它方始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曉得義理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遽已也。聖門爲學工夫皆如此。子路衣敝緼袍而不恥。孔子稱其不佞不求。它實到此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它方知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一章相似。今之學者。先知道甚高。但著實行處。全然欠闕了。且如樂與好禮。今人皆知道是強得無諂無驕。便貪要說它。却不知無諂無驕功夫。自未實進得。却恐從這處做病痛。程門諸公。不能盡聞伊川之說。然却據它所聞各做工夫。今語錄悉備。向上道理知得明。皆說得去。只是就身分上切實工夫大欠了。銖

或問集注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曰。固是要進。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壽

仲心問樂與好禮。曰。無諂無驕。此就貧富裏用功耳。樂與好禮。則大不干事。至此。蓋富亦樂。貧亦好禮。而言貧樂富好禮者。但且因貧富上而舉其重者耳。明道曰。貧而樂。非富而好禮。不能。富而好禮。非貧而樂。不能。伯明集注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漢臣問患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時舉

仁父問此條以知己與知人對說。須是先從裏面做出。知人却是裏面做出。若自家不能知得人。便是自家不知得道理。孫賀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可學

問不患人之不已。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

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諛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纔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

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朋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已

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

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知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昭灼之行。以蘄人之必知。卓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今人都倒做了工夫。



下與人言不可欺也。不欺人，亦令人誠實。如言不欺，則人亦不敢欺。此言誠實之益也。人言不欺，則人亦不敢欺。此言誠實之益也。人言不欺，則人亦不敢欺。此言誠實之益也。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三

論語五

為政篇上

為政以德章

問為政以德。莫是以前德為政否。曰。不必泥這以字。為政以德。

只如為政有德相似。節

亞夫問為政以德云云。曰。人之有德。發之於政。如水便是箇濕。

底物事。火便是箇熱。底物事。有是德。便有是政。補

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若是所令反其所。

好。則民不從。義剛

文振問為政以德。莫是以身率之。曰。不是強去率。它須知道未。

為政前。先有是德。若道以身率之。此語便粗了。時舉。鄭錄云。德是得之。

於我者更
惡此意

或問為政以德曰為政以德不是欲以德去為政亦不是塊然全無所作為但德修於己而人自感化然感化不在政事上却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豈無所作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眾星之拱北極也銖

為政以德非是不用刑罰號令但以德先之耳以德先之則政皆是德上蔡說辰非是北辰乃天之北極天如水車北極乃軸處水車動而軸未嘗動上蔡所云乃北斗北斗同眾星一日一周天安得謂之居其所可學

眾問為政以德章曰此全在德字德字從心者以其得之於心也如為孝是心中得這箇孝為仁是心中得這箇仁若只是

外面恁地中心不如此便不是德凡六經言德字之意皆如

此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忠信者謂實得於心方為德也為

政以德者不是把德去為政是自家有這德人自歸仰如眾

星拱北辰北辰者天之樞紐乃是天中央安樞處天動而樞

有五星其前一明者太子其二最明者曰帝座乃太一之常

居也其後二箇分外開得些子而不甚明者極星也惟此一

處不動眾星於北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共之也子蒙

問北辰北極也不言極而言辰何義曰辰是大星又云星之界

分亦謂之辰如十二辰是十二箇界分極星亦微轉只是不

離其所不是星全不動是箇傘腦上一位子不離其所因舉

晉志云北極五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

其所而眾星共之銖論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箇記認。故就其傍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如那門筭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它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轉。却近那樁子轉得不覺。今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來人說。北極便是北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北極只是北辰頭邊。而極星依舊動。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爲十二段。卽十二辰。辰天環也。此說是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卽所宿處是辰也。故曰日月所會之處爲辰。又曰天轉也。非東而西也。非循環磨轉。却是側轉。義剛言樓上渾儀可見。曰。是直卿舉鄭司農五表日景之說。曰。其說不是。不如鄭康成之說。又曰。南極在地下中處。南北極相對。天雖轉。極却在中不動。義剛問如說南極見老人壽。則是南極也。解見曰。南極不見。是南邊自有一老人星。南極高時。解浮得起來。義剛問北辰是甚星。集注以爲北極之中星。天之樞也。上蔡以爲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是否。曰。以上蔡之明敏。於此處却不深攷。北辰卽北極也。以其居中不動而言。是天之樞軸。天形如雞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亘居中。兩頭拌定。一頭在北上。是爲北極。居中不動。衆星環向也。一頭在南。是爲南極。在地下。人不可

見因舉先生感興詩云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卽是北極否。曰然。又問太一。居太一是星否。曰此在史記中說太一星是帝座。卽北極也。以星神位言之。謂之太一。以其所居之處言之。謂之北極。太一如人主。極如帝都也。詩云三辰環侍傍。三辰謂何。曰此以日月星言也。寓

問謝氏云以其居中故謂之北極。先生云非是何也。曰所謂以其所建周於十二辰者。自是北斗。史記載北極有五星。太一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星中間界分。其極星亦微動。惟辰不動。乃天之中。猶磨之心也。沈存中謂始以管窺其極星不入管。後旋大其管方。見極星在管絃上轉。一之

子上問北極。曰北極自是北極。居中不動者。史記天官書可見。謝顯道所說者。乃北斗。北斗固運轉也。璘

問集注云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也。後改身作心如何。曰凡人作好事。若只做得一件兩件。亦只是勉強。非是有得。所謂得者。謂其行之熟而心安於此也。如此去爲政。自是人服。譬如今有一箇好人在說話。聽者自是信服。所謂無爲。非是盡廢了許多簿書之類。但是我有是德而彼自服。不待去用力教他來服耳。義剛集注

行道而有得於身。身當改作心。諸經注皆如此。又曰古人製字皆不苟。如德字中間從心。便是曉此理。問舊說德者行道而有得於身。今作得於心而不失。諸書未及改。此是通例。安卿曰得於心而不失。可包得行道而有得於身。曰如此較牢固。真箇是得而不失了。義剛問無爲而天下歸之。曰以身率人。自是不勞力。禮樂刑政。固不

能廢只是本分做去。不以智術籠絡天下。所以無為。明作
 問為政以德。如何無為。曰。聖人合做處也。只得做。如何不做得。
 只是不生事擾民。但為德而民自歸之。非是說行此德。便要
 民歸我。如齊桓晉文做此事。便要民如此。如大蒐以示禮。伐
 原以示信之類。但聖人行德於上。而民自歸之。非有心欲民
 之服也。備

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聖人豈是全無所為邪。曰。聖人不
 是全無一事。如舜做許多事。豈是無事。但民心歸向處。只在
 德上。却不在事上。許多事都從德上出。若無德而徒去事上
 理會。勞其心志。只是不服。為政以德。一似燈相似。油多便燈

自明。格。賀孫錄云。子善問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曰。此不是全然不為。但以德則自然感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

問邵漢臣為政以德。然後無為。是如何。漢臣對德者有道於身

之謂。自然人自感化。曰。看此語。程先生說得也未盡。只說無
 為。還當無為而治。無為而不治。這合著得。政者正也。子帥以
 正。則莫敢不正。而天下歸之。却方與譬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共之相似。邵因舉集注中所備錄者。曰。下面有許多話。却亦
 自分曉。賀孫

問為政以德。老子言無為之意。莫是如此否。曰。不必老子之言
 無為。孔子嘗言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
 面而已矣。老子所謂無為。便是全不事事。聖人所謂無為者。
 未嘗不為。依舊是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是已正而物正。篤恭
 而天下平也。後世天下不治者。皆是不能篤恭盡敬。若能盡
 其恭敬。則視必明。聽必聰。而天下之事。豈有不理。卓。賀孫
所謂無為。只是簡忽。聖人所謂無為。却是付之當然之理。如
 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這是

甚麼樣本領豈可
與老氏同日而語

詩三百章

若是常人言。只道一箇思無邪便了。便略了那詩三百。聖人須是從詩三百逐一篇理會了。然後理會思無邪。此所謂下學而上達也。今人止務上達。自要免得下學。如說道灑掃應對進退。便有天道。都不去做。那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到得灑掃則不安於灑掃。進退則不安於進退。應對則不安於應對。那裏面曲折去處。都鶻突無理會了。這箇須是去做。到得熟了。自然貫通。到這裏方是一貫。古人由之而不知。今人不由而但求知。不習而但求察。賀孫

居父問思無邪。曰。三百篇詩。只是要得人思無邪。思無邪三字。代得三百篇之意。賀孫

思無邪一句。便當得三百篇之義了。三百篇之義。大槩只要使人思無邪。若只就事上無邪。未見得實如何。惟是思無邪方得。思在人最深。思主心上。佐

或問思無邪。曰。此詩之立教如此。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祖道

問思無邪。曰。若言作詩者思無邪。則其間有邪底多。蓋詩之功。用能使人無邪也。植

徐問思無邪。曰。非言作詩之人思無邪也。蓋謂三百篇之詩。所美者皆可以爲法。而所刺者皆可以爲戒。讀之者思無邪耳。作之者非一人。安能思無邪乎。只是要正人心。統而言之。三百篇只是一箇思無邪。析而言之。則一篇之中自有一箇思無邪。道夫

思無邪。乃是要使讀詩人思無邪耳。讀三百篇詩。善爲可法。惡爲可戒。故使人思無邪也。若以爲作詩者思無邪。則桑中溱洧之詩。果無邪耶。某詩傳去小序。以爲此漢儒所作。如桑中溱洧之類。皆是淫奔之人所作。非詩人作此以譏刺其人也。聖人存之。以見風俗如此不好。至於做出此詩來。使讀者有所愧恥。而以爲戒耳。呂伯恭以爲放鄭聲矣。則其詩必不存。某以爲放。是放其聲。不用之郊廟賓客耳。其詩則固存也。如周禮有官以掌四夷之樂。蓋不以爲用。亦存之而已。伯恭以爲三百篇皆正詩。皆好人所作。某以爲正聲。乃正雅也。至於國風。逐國風俗不同。當是周之樂師。存列國之風耳。非皆正詩也。如二南固正矣。鄭衛詩。分明是有鄭衛字。安得謂之正乎。鄭漁仲詩辨。將仲子。只是淫奔之詩。非刺仲子之詩也。某

自幼便知其說之是。然太史公謂三百篇詩。聖人刪之。使皆可弦歌。伯恭泥此以爲皆好。蓋太史之評。自未必是。何必泥乎。璘

或曰。先儒以三百篇之義。皆思無邪。先生笑曰。如呂伯恭之說。亦是如此。讀詩記序說。一大段主張箇詩說。三百篇之詩。都如此。看來只是說箇可以怨。言詩人之情。寬緩不迫。優柔溫厚而已。只用他這一說。便瞎却一部詩眼矣。憫

問如先生說思無邪一句。却如何說。曰。詩之意不一。求其切於大體者。惟思無邪足以當之。非是謂作者皆無邪心也。爲此說者。乃主張小序之過。詩三百篇。大抵好事足以勸。惡事足以戒。如春秋中好事至少。惡事至多。此等詩。鄭漁仲十得其七八。如將仲子詩。只是淫奔。艾軒亦見得。向與伯恭論此。如

桑中等詩。若以爲刺。則是挾人之陰私。而形之於詩。賢人豈宜爲此。伯恭云。只是直說。答之云。伯恭如見人有此事。肯作詩直說否。伯恭平日作詩亦不然。伯恭曰。聖人放鄭聲。又却取之如何。曰。放者。放其樂耳。取者。取其詩以爲戒。今所謂鄭衛樂。乃詩之所載。伯恭云。此皆是雅樂。曰。雅則大雅小雅。風則國風。不可紊亂。言語之間。亦自可見。且如清廟等詩。是甚力量。鄭衛風如今歌曲。此等詩豈可陳於朝廷宗廟。此皆司馬遷之過。伯恭多引此爲辨。嘗語之云。司馬遷何足證。子約近亦以書問止乎禮義。答之云。詩有止乎禮義者。亦有不止乎禮義者。可學。

問思無邪。子細思之。只是要讀詩者思無邪。曰。舊人說似不通。中間如許多淫亂之風。如何要思無邪得。如止乎禮義。中間許多不正詩。如何會止乎禮義。怕當時大約說許多中格詩。却不指許淫亂底說。某看來詩三百篇。其說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說不好底也要教人思無邪。只是其它便就一事上各見其意。然事事有此意。但是思無邪一句。方盡得許多意。問直指全體是如何。曰。只說思無邪一語。直截見得詩教之本意。是全備得許多零碎底意。又曰。聖人言詩之教。只要得人思無邪。其它篇篇是這意思。惟是此一句包說得盡。某看詩。要人只將詩正文讀。自見其意。今人都緣這序。少間只要說得序通。却將詩意來合序說。却不要說教詩通。呂子約一番說道。近看詩有所得。待取來看。却只是說得序通。某意間非獨將序下文去了。首句甚麼也亦去了。且如漢廣詩。下面幾句。猶似說得通。上一句說得廣所及也。是說甚麼。又如說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韓詩說是衛武公自悔之詩。看來只是武公自悔。國語說武公年九十。猶箴警於國曰。羣臣無以我老耄而舍我。必朝夕端恪以交戒我。看這意思。只是悔過之詩。如抑之詩。序謂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後來又考見武公時。厲王已死。又爲之說是追刺。凡詩說美惡。是要那人知如何追刺。以意度之。只是自警。他要篇篇有美刺。故如此說。又說道亦以自警。兼是說正雅變雅。看變雅中。亦自煞有好詩。不消分變雅亦得。如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諸篇。不待看序。自見得差祭祀及稼穡田政分明。到序說出來。便是傷今思古。陳古刺今。那裏見得。如卷阿。是說召康公戒成王。如何便到後面民勞。板蕩。刺厲王。中間一截是幾時。却無一事係美刺。只緣他須要有美有刺。美便是成康時君。刺只是幽厲。所以其說皆有可疑。問怕是聖人刪定。故中間一截無存者。曰。怕不會刪得許多。如太史公說古詩三千篇。孔子刪定三百。怕不會刪得如此多。賀孫

問集注以爲凡言善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言惡者。足以懲創人之逸志。而諸家乃專主作詩者而言。何也。曰。詩有善有惡。頭而最多。而惟思無邪一句。足以該之。上至於聖人。下至於淫奔之事。聖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讀者知所懲勸。其言思無邪者。以其有邪也。直卿曰。詩之善惡。如藥之參苓巴豆。而思無邪。乃藥之單方。足以當是藥之善惡者也。曰。然。道夫曰。如此則施之六經可也。何必詩。曰。它經不必言。又曰。詩恰如春秋。春秋皆亂世之事。而聖人一切裁之以天理。道夫集注問夫子言三百篇詩。可以興善而懲惡。其用皆要使人思無邪。

而已云云。曰：便是三百篇之詩，不皆出於情性之正。如關雎、二南詩、四牡鹿鳴詩、文王大明詩，是出於情性之正。桑中鶉之奔奔等詩，豈是出於情性之正。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往往只是刊定。聖人當來刊定，好底詩便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又曰：詩三百篇，雖桑中鶉奔等詩，亦要使人思無邪。一句可以當得三百篇之義。猶云三百篇詩，雖各因事而發，其用歸於使人思無邪。然未若思無邪一句說得直截分明。南升時舉錄別出文振問思無邪。曰：人言夫子刪詩，看來只是採得許多詩。夫子不會刪去，往往只是刊定而已。聖人當來刊定，好底詩便要吟咏，興發人之善心，不好底詩便要起人羞惡之心。皆要人思無邪。蓋思無邪是魯頌中一語，聖人却言三百篇詩。惟魯

頌中一言足以盡之。時舉

問所謂其言微婉，各因一事而發。曰：一事如淫奔之詩，只刺淫奔之事，如暴虐之詩，只刺暴虐之事。思無邪却凡事無所不包也。又曰：陳少南要廢魯頌，忒煞輕率。它作序却引思無邪之說，若廢了魯頌，却沒這一句。高

或問思無邪如何是直指全體。曰：詩三百篇皆無邪思。然但逐事無邪爾。唯此一言舉全體言之。因曰：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無邪思也。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此亦無邪思也。爲子而賦凱風，亦無邪思也。爲臣而賦北門，亦無邪思也。但不曾說破爾。惟思無邪一句便分明說破。或曰：如淫奔之詩如何。曰：淫奔之詩固邪矣。然反之則

非邪也。故某說其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廣

程子曰。思無邪。誠也。誠是實。心之所思皆實也。明作。程子說。

問思無邪。誠也。非獨是行無邪。直是思無邪。方是誠。曰。公且未要說到這裏。且就詩三百。如何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集注說要使人得情性之正。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此如做時文相似。只恁地貼方分曉。若好善惡。皆出於正。便會無邪。若果是正。自無虛偽。自無邪。若有時也。自入不得。賀孫

問思無邪。曰。不但是行要無邪。思也要無邪。誠者合內外之道。便是表裏如一。內實如此。外也實如此。故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時舉

思無邪。誠也。不專說詩。大抵學者思常要無邪。况視聽言動乎。誠是表裏都恁地實。又曰。不獨行處要如此。思處亦要如此。表裏如此。方是誠。

伊川曰。思無邪。誠也。每常只泛看過。子細思量。極有義理。蓋行無邪。未是誠。思無邪。乃可為誠也。賀孫

問思無邪。誠也。所思皆無邪。則便是實理。曰。下實理字不得。只得下實心字。言無邪也。未見得是實。行無邪也。未見得是實。惟思無邪。則見得透底是實。義剛

問程子曰。思無邪。誠也。曰。思在言與行之先。思無邪。則所言所行皆無邪矣。惟其表裏皆然。故謂之誠。若外為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為善而不終。今日為之。而明日廢。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盡。則亦不誠矣。又曰。伊川誠也之說也。龐

胡泳。別出。

因言思無邪與意誠。曰。有此種。則此物方生。無此種。生箇甚麼。所謂種者。實然也。如水之必濕。火之必燒。自是住不得。思無邪。表裏皆誠也。若外爲善。而所思有不善。則不誠矣。爲善而不終。今日爲之。而明日廢忘。則不誠矣。中間微有些核子。消化不破。則不誠矣。又曰。思無邪有兩般。伊川誠也之說也。麤

問思無邪誠也。曰。人聲音笑貌。或有似誠者。然心有不然。則不可謂之誠。至於所思皆無邪。安得不謂之誠。夔孫

因潘子善問詩三百章。遂語諸生。伊川解思無邪一句。如何只著一箇誠也。伊川非是不會說。只著此二字。不可不深思。大凡看文字。這般所在。須教看得出。思無邪誠也。是表裏皆無邪。徹底無毫髮之不正。世人固有修飾於外。而其中未必能純正。惟至於思亦無邪。斯可謂之誠。賀孫

義剛說思無邪集注云誠也之意。先生曰。伊川不是不會說。却將一誠字解了。且如今人固有言無邪者。亦有事無邪者。然未知其心如何。惟思無邪。則是其心誠實矣。又曰。詩之所言。皆思無邪也。如關雎便是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葛覃便是說節儉等事。皆歸於思無邪也。然此特是就其一事而言。未足以括盡一詩之意。惟思無邪一語。足以蓋盡三百篇之義。蓋如以一物蓋盡衆物之意。義剛

林問思無邪。曰。人之踐履處。可以無過失。若思慮亦至於無邪。則是徹底誠實。安得不謂之誠。人傑

李兄問思無邪。伊川說作誠是否。曰。誠是在思上發出。詩人之思。皆情性也。情性本出於正。豈有假僞得來底。思便是情性。

無邪便是正。以此觀之。詩三百篇。皆出於情性之正。卓

問思無邪。曰。只此一言。當盡得三百篇之義。讀詩者。只要得思

無邪耳。看得透。每篇各是一箇思無邪。總三百篇亦只是一

箇思無邪。毋不敬。禮之所以為教。思無邪。詩之所以為教。萬

范氏說

問思無邪。曰。前輩多就詩人上說思無邪。發乎情。止乎禮義。某

疑不然。不知教詩人如何得思無邪。如文王之詩。稱頌盛德

盛美處。皆吾所當法。如言邪僻失道之人。皆吾所當戒。是使

讀詩者求無邪思。分而言之。三百篇各是一箇思無邪。合三

百篇而言。總是一箇思無邪。問聖人六經。皆可為戒。何獨詩

也。曰。固是如此。然詩中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

獨指思無邪以示教焉。問詩說思無邪。與曲禮說毋不敬意

同否。曰。毋不敬是用功處。所謂正心誠意也。思無邪。思至此

自然無邪。功深力到處。所謂心正意誠也。若學者當求無邪

思。而於正心誠意處著力。然不先致知。則正心誠意之功何

所施。所謂敬者何處頓放。今人但守一箇敬字。全不去擇義

所以應事接物處。皆顛倒了。中庸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

辨之篤行之。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顏子博我

以文約。我以禮。從上聖賢教人。未有不先自致知始。萬

思無邪。不必說是詩人之思。及讀詩之思。大凡人思皆當無邪。

如毋不敬。不必說是說禮者。及看禮記者。當如此。大凡人皆

當毋不敬。人傑。去偽錄云。此一句出處。止是說為孔子見

楊士訓。尹叔問思無邪。毋不敬。曰。禮言毋不敬。是正心誠意之

事。詩言思無邪。是心正意誠之事。蓋毋者禁止之辭。若自無

不敬則亦心正意誠之事矣。又曰。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今若祇守著兩句。如何做得。須是讀了三百篇有所興起感發。然後可謂之思無邪。真箇坐如尸立如齊。而後可以言毋不敬。道夫思無邪。思大入思者當無邪。問思無邪毋不敬是一意否。曰。思無邪有辨別。毋不敬却是渾然好底意思。大凡持敬。程子所謂敬如有箇宅舍。講學如遊騎。不可便相離遠去。須是於知處求行。行處求知。斯可矣。謨毋不敬思無邪。毋不敬是渾然底思。是已萌。此處只爭些。可學上蔡說思無邪一條。未甚親切。東萊詩記編在辟初頭看。它意只說得箇詩可以怨底意。如何說思無邪。賀孫思無邪。如正風雅頌等詩。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可以使人知戒懼不敢做。大段好詩者。大夫作。那一等不好詩。只是閭巷小人作。前輩多說是作詩之思。不是如此。其間多有淫奔不好底詩。不成也是無邪思。上蔡舉數詩。只說得箇可以怨一句。意思狹甚。若要盡得。可以興以下數句。須是思無邪一語甚濶。呂伯恭做讀詩說。首載謝氏一段說話。這一部詩。便被此壞盡意思。夫善者可以感發得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得人之逸志。今使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悚然戒懼。知得此心。本不欲如此者。是此心之失。所以讀詩者。使人心無邪也。此是詩之功用如此。明問周氏說思無邪。皆無心而思。無心恐無緣有思。曰。不成三代直道而行。人皆無心而思。此是從引三代直道。便誤認了。雷道之以政章

問道之以政。曰。聖人之意。只為當時專用政刑治民。不用德禮。所以有此言。謂政刑但使之遠罪而已。若是格其非心。非德禮不可。聖人為天下。何曾廢刑政來。格

道之以德。是躬行其實以為民先。如必自盡其孝。而後可以教民孝。自盡其弟。而後可以教民弟。如此類。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質孫

或問齊之以禮。曰。道之以德。是以感人之善心。若不著禮以為之規矩。如何齊得它。須以禮齊之。使賢者知所止。不肖者有所跂及。問格字。曰。是合格及格之格。使人之合法度而已。祖道

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纔說禮。便自有箇中制。賢者可以俯而就之。不肖者便可企而及之。炎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這德字。只是適來說底德。以身率入人之氣質。有淺深厚薄之不同。故感者不能齊一。必有禮以齊之。如周官一書。何者非禮。以至歲時屬民讀法之屬。無不備具者。正所以齊民也。齊之不從。則刑不可廢。若只道之以德。而無禮以約之。則隴統無收殺去。格者。至於善也。如格于

文祖。格于上下。與夫格物格者。皆至也。儲宰云。此是堯舜地位。曰。古人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便能如此。明道便是有此

氣象。子蒙

問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資質好底便化。不好底須立箇制度。教人衣裏面件件是禮。後世專用以刑。然不用刑。亦無此理。但聖人先以德禮。到合用處。亦不容已。有恥且格。只將格字做至字看。至是真箇有到處。如王假有廟。格于上帝之格。如遷善遠罪。真箇是遠罪。有勉強做底。便是不至。季札

問道之以德猶可致力。齊之以禮。州縣如何做得。曰。便是如今都蕩然無此家具了。便也難得相應。古人比閭之法。比有長。間有師。便真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了底人。故教人。可以流通。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不肯只恁休。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一之先之以法制禁令。是合下有猜疑關防之意。故民不從。又却齊之以刑。民不見德而畏威。但圖目前苟免於刑。而為惡之心未嘗不在。先之以明德。則有固有之心者。必觀感而化。然稟有厚薄。感有淺深。又齊之以禮。使之有規矩準繩之可守。則民恥於不善。而有以至於善。論南升。全章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此謂庶民耳。若所謂士者。行已有恥。不待上之命也。編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曰。近見一朋友讀道德功術策。前一篇說得不是。盡說術作不好。後一篇却說得是。曰。有道德。則功術乃道德之功。道德之術。無道德。則功術方不好。某嘗見一宰相說。上甚有愛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諸公愛把恢復來說了。某應之曰。公說得便不是。公何不曰。愛人乃所以為恢復。恢復非愛人不能。榦因問政刑德禮四者如何說。曰。此政與道德功術一般。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不可專道政刑。做不得底。但不專用政刑。榦道之以德者。是白身上做出去。使之知所向慕。齊之以禮者。是使之知其冠婚喪祭之儀。尊卑小大之別。教人知所趨。既知德禮之善。則有恥而格於善。若道齊之以刑政。則不能化其心。而但使之少革。到得政刑少弛。依舊又不知恥矣。問刑政

莫只是伯者之事。曰專用政刑。則是伯者之為矣。卓

道之以德。集注云淺深厚薄之不一。謂其間資稟信向不齊如

此。雖是感之以德。自有不肯信向底。亦有太過底。故齊一之

以禮。禮是五禮。所謂吉凶軍賓嘉。須令一齊如此。所謂賢者

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正如齊之以刑亦然。先立箇法制如

此。若不盡從。便以刑罰齊之。集注後面餘意。是說聖人謂不

可專恃刑政。然有德禮而無刑政。又做不得。聖人說話。無一

字無意味。如只說齊之以德。道之以禮。便不是了。明作○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觀感得深而厚者固好。若淺而薄者。須有

禮以齊之。則民將視吾之禮。必恥於不善。而至於善矣。人傑

問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范氏說則民無所不至。語亦過否。曰若

只靠政刑去治民。則民是會無所不至。又問呂氏說云政刑

能使懦者畏。不能使強者革。此之謂失其本心。亦怕未如此。

曰這說亦是偏了。若專政刑。不獨是弱者怕。強者也會怕。到

得有德禮時。非獨使強者革。弱者也會革。因仁父問侯氏云

刑政霸者之事。曰專用刑政。只是霸者事。問威文亦須有德

禮。如左傳所云。曰它只是僭德禮之名。出做事。如大蒐以示

之禮。伐原以示之信。出定襄王以示之義。它那會有躬行德

禮之實。這正是有所為而為之也。聖人是見得自家合著恁

地躬行。那待臨時去做些。又如漢高祖為義帝發喪。那會出

於誠心。只是因董公說。分明借這些欺天下。看它來意也只

要項羽殺了它。却一意與項羽做頭底。賀孫○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章

或問十五志學章。曰聖人是生知安行云云。曰且莫說聖人只

於已上分說。如何是志學。如何是立。如何是不惑。如何是知。天命。如何是耳順。如何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且理會這幾箇字。教分曉。某所以逐句下。只解其字義。直至後面方說聖人分上事。今且說如何是志學。曰。心有所之謂之志。志學。則其心專一向這箇道理上去。曰。說文義。大槩也只如此說。然更有意思在。世間千岐萬路。聖人爲甚不向別路去。只向這一路來。志是心之淺處。故醫家謂志屬腎。如今學者。誰不爲學。只是不可謂之志於學。如果能志於學。則自住不得。學而時習之。到得說後。自然一步趨一步去。如人當寒月。自然向有火處去。暑月。自然向有風處去。事君。便從敬上去。事親。便從孝上去。雖中間有難行處。亦不憚其難。直做教徹。廣曰。人不志學。有兩種。一是全未有知了。不肯爲學者。一是雖已知得。又却說道。但得本莫愁末了。遂不肯學者。曰。後一種古無此。只是近年方有之。却是有兩種。一種是全未有知者。一種是雖知得了。後却若存若亡。不肯至誠去做者。然知之而不肯爲。亦只是未嘗知之耳。又曰。如人要向箇所在去。便是志。到得那所在了。方始能立。立得牢了。方能向上去。廣

問聖人十年工夫。曰。不須理會這箇。且理會志於學。能志學。許多科級。須著選我。季札

吾十有五章。曰。看志字最要緊。直須結裹在從心不踰矩上。然又須循乎聖人爲學之序方可。熒

問志學與立。曰。志是要求箇道。猶是兩件物事。到立時。便是腳下巴踏著了也。時舉

周問三十而立。無所事。志何也。曰。志方是趨向恁地。去求討未

得到此則志盡矣。無用志了。淳

漢臣問立者立於斯道也。曰。立只是外物動搖不得。賀孫

問立是心有定守。而物不能搖動否。曰是。

問孔子三十而立。似與孟子四十不動心同。如何。曰。四十而不惑。却相似。莊祖

四十而不惑。於事上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知所從來。德明

文振問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曰。此兩句亦相離不得。不惑是隨事物上見這道理合是如此。知天命是知這道理所以然。如父子之親。須知其所以親。只緣元是一箇人。凡事事物物上。須是見它本原一線來處。便是天命。時舉

問四十而不惑。是於事物當然之理。如君之仁。臣之敬。父之慈。子之孝之類。皆曉之而不疑。五十知天命。是天道流行。賦與萬物。在人則所受之性。所謂仁義禮智。渾然無不該之全體。知者。知之而無不盡。曰。須是見得自家會不惑。會知天命否。方是切已。又云。天命處。未消說在人之性。且說是付與萬物。乃是事物所以當然之故。如父之慈。子之孝。須知父子只是一箇人。慈孝是天之所以與我者。南升

問先生教某不惑與知命處。不惑是謂不惑於事物。知命謂知其理之當然。如或問所謂理之當然而不容已者。某覺見豈有至人既能不惑於事物矣。又至於十年之久。然後知其理之當然。曰。今且據聖人之言如此。且如此去看。不可恁地較遲速遠近。若做工夫未到那貫通處。如何得聖人次第。如伊川說虎傷人。須是真見得似那虎傷底方是。卓
問五十知天命。集注云。天命即天道也。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

如何是所以當然之故。曰。如孝親悌長。此當然之事。推其所
以然處。因甚如此。學者未便會知此理。聖人學力到此。此理
洞然。它人用力久。亦須會到。病

幸問五十知天命。何謂天命。先生不答。又問。先生厲辭曰。某未
到知天命處。如何知得天命。淳

十五志于學。三十守得定。四十見得精詳無疑。五十知天命。天
命是這許多柄子。天命是源頭來處。又曰。因甚恁地知得來
處。節

問六十而耳順。在人之最末何也。曰。聽最是人所不著力。所聞
皆是道理。無一事不是。可見其義精仁熟如此。一之

問四十而不惑。是知其然。五十知天命。是其所以然。如此說得
否。曰。如門前有一溪。其先得知溪中有水。其後知得水源頭

發源處。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四十時是見得那率性
之謂道。五十時是見他天命之謂性。到六十時。是見得那道
理爛熟。後不待思量。過耳便曉。義剛

問聖人生知安行。所謂志學至從心等道理。自幼合下皆已完
具云云。曰。聖人此語。固是為學者立法。然當初必亦是有這
般意思。聖人自覺見自有進處。故如此說。聖人自說心中事。
而今也不可。只做得不可知待之。曰。立是大綱處把得定
否。曰。立是事物侵奪它不得。須子細看志是如何。立是如何。
問伊川謂知天命而未至命。從心方至命。此說如何。曰。亦是
這知天命。是從不惑來。不惑是見道理恁地灼然。知天命是
知箇原頭來處恁地徹。淳○總論全章

問志學便是一箇骨子。後來許多節目。只就這上進工夫。從心

所欲不踰矩。自從容中道也。曰。固是志學時。便是知了。只是箇小底知。不感知天命耳順。却是箇大底知。立便是從心不踰矩底根子。從心不踰矩便是立底事。只是到這裏熟。却是箇大底立。文蔚

爰問志于學章。曰。就志學上便討箇立底意思來。就立上便討箇不惑底意思來。人自志學之後。十五年工夫。方能有立。立此不惑時。立尚是箇持守底意思。不惑便是事理不惑了。然不惑方是事理不惑。到知天命。又是天之所以命我者無不知也。須看那過接處。過得甚巧。輔

叔蒙問看來此章要緊在志上。曰。固是。到聖人三十時。這志久交卸了。又問五十知天命。曰。初來是知事物合著如此。到知命。却是和箇原來都知了。器之問此章聖人自是言一生工夫。

夫効驗次第如此。不似大學格物誠意正心修身。是隨處就實做工夫處否。曰。是。聖人將許多鋪攤在七十歲內。看來合下已自耳順不踰矩了。萬

聖人亦大約將平生為學進德處。分許多段說。十五志于學。此學自是徹始徹終。到四十不惑。已自有耳順從心不踰矩意思。但久而益熟。年止七十。若更加數十歲。也只是這箇。終不然到七十便畫住了。賀孫

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一理。先自人事做。做來做去。就上自長。如事父孝。事君忠。初時也只忠孝。後來便知所以孝。所以忠。移動不得。四十不惑。是於人事間不惑。五十知皆自天命來。伊川說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是覺此理。亦此意。如行之而著。習矣而察。聖賢所說皆有

兩節不可混等。從周

吳仁父問十五志于學章。知行如何分。曰。志學亦是要行。而以知爲重。三十而立。亦是本於知。而以行爲重。志學是知之始。不惑與知天命耳順。是知之至。三十而立。是行之始。從心所欲。不踰矩。是行之至。如此分看。錄

志于學是一面學。一面力行。至三十而立。則行之効也。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相似。立與從心不踰矩相似。又問四十而不惑。何更待五十而知天命。曰。知天命是知得微妙。而非常人。之所可測度矣。耳順。則凡耳聞者。便皆是道理。而無凝滯。伊川云。知天命。則猶思而得。到耳順。則不思而得也。備

或問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集注云。立守之固也。然恐未有未不惑而能守者。曰。自有三節。自志學至於立。是知所向。而大綱把捉得定。守之事也。不惑是就把捉裏面。理會得明。知之事也。於此則能進。自不惑至耳順。是知之極也。不踰矩。是不待守而自固者。守之極也。伯羽

問十五志于學章。曰。志學與不惑。知天命耳順。是一類。立與從心所欲。是一類。志學一類。是說知底意思。立與從欲一類。是說到底地位。問未能盡知事物之當然。何以能立。曰。如栽木。立時已自根脚著土。漸漸地生將去。問未知事物之所以然。何以能不疑。曰。知事物之當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則又上面見得一截。又曰。這箇說得都精。問耳順。曰。程子謂知天命爲思而得。耳順爲不思而得。耳順時。所聞皆不消思量。不消擬議。皆盡見得。又問聞無道理之言。亦順否。曰。如何得都有道理。無道理底也。見

他是那裏背馳。那裏欠闕。那一邊道理是如何。一見便一落
索都見了。胡丞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人於十五以前。皆少習父兄之教。已從
事小學之中。以習幼儀。舞象舞勺。無所不習。到此時節。他便
自會發心去做。自去尋這道理。志者。言心之念。只在此上。步
步恁地做。爲之不厭。三十而立者。便自卓然有立。不爲他物
移動。任是說虛說空。說功說利。便都搖動他不得。以至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四十而不惑。於事物當然
更無所疑。五十知天命。則窮理盡性而知極。其至矣。立時則
未免有所把捉。不惑則事至無疑。勢如破竹。迎刃而解矣。不
惑者見事也。知天命者見理也。伊川云。先知先覺。知是知此
事。覺是覺此理。又問不惑者。是知其然。知天命者。是知其所
以然。曰。是如此。如父之慈。子之孝。不惑者。知其如此而爲之。
知天命者。謂因甚教我恁地。不恁地。不得是如何。似覺得皆
天命。天理。又曰。志學是知。立與不惑是行。知天命耳順是知。
從心所欲。又是行。下面知得小。上面知得較大。下面行得小。
上面又行得較大。子蒙

劉潛夫問從心所欲不踰矩。莫是聖人極處否。曰。不須如此說。
但當思聖人十五志學。所志者何事。三十而立。所立者何事。
四十而不惑。不惑之意如何。五十知天命。知得了是如何。六
十耳順。如何是耳順。每每如此省察。體之於身。庶幾有益。且
說如今學者。逐一便能檢防省察。猶患所欲之越乎規矩也。
今聖人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是甚次第。又曰。志學方是大
略見得如此。到不惑時。則是於應事時。件件不惑。然此數者。

皆聖人之立。聖人之不惑。學者便當取吾之所以用功處。真切體認。庶幾有益。莊和

十五志學一章。全在志于學上。當思自家是志於學與否。學是學箇甚。如此存心。念念不放。自然有所得也。三十而立。謂把捉得定。世間事物皆搖動我不得。如富貴威武貧賤是也。不惑。謂識得這箇道理。合東便東。合西便西。了然於中。知天命。便是不惑。到至處。是知其所以然。如事親必孝。事君必忠。之類耳。順是不思而得。如臨事迎刃而解。自然中節。不待思索。所欲不踰矩。是不勉而中。季札

問耳順。曰。到得此時。是於道理爛熟了。聞人言語。更不用思量得。才聞言便曉。只是道理爛熟耳。志學字最有力。須是志念常在於學方得。立則是能立於道理也。然事至猶有時而惑。在不惑則知事物當然之理矣。然此事此物當然之理。必有所從來。知天命。是知其所從來也。上蔡云。知性之所自出。理之所自來。最好。璘

問七十從心一節。畢竟是如何。曰。聖人生知。理固已明。亦必待十五而志于學。但此處亦非全如是。亦非全無實。但須自覺有生熟之分。可學

蜚卿問十五志于學一段。曰。聖人也略有箇規模與人同。如志學。也是衆人知學時。及其立與不惑。也有箇迹相似。若必指定。謂聖人必恁地固不得。若說聖人全無事乎學。只脫空說也。不得。但聖人便自有聖人底事。道夫

問十五志學章。曰。這一章。若把做學者功夫等級分明。則聖人也只是如此。但聖人出於自然。做得來較易。熹

或問自志學而立至從心所欲。自致知誠意至治國平天下。二者次第等級各不同何也。曰。論語所云。乃進學之次第。大學所云。乃論學之規模。柄

所謂以類而推。只是要近去。不要遠了。如學者且只是做學者。事所謂志學與立。猶易理會。至耳順以後事。便去測度了。士三十而立。是心自定了。事物不能動搖。然猶是守住。至不惑。則見得事自如此。更不用守。至知天命。則又濼一節。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固是合當親合當義。更知得天初命我時。便有箇親有箇義在。又如命有德討有罪。皆是天理合如此。耳順。則又是上面一齊曉得。無所不通矣。又問四十不惑。是知之明。五十知天命。是知極其精。六十耳順。是知之之至。曰。不惑是事上知。知天命是理上知。耳順是事理皆通。入耳無不順。

今學者致知。儘有次第節目。胡氏不失本心一段極好。儘用子細玩味。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間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理是此心之所當知。事是此心之所當為。不要埋沒了它。可惜。只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至大至公。皆要此心為之。又云。人心皆自有許多道理。不待逐旋安排入來。錄錄此下云。但人有以陷溺其心。於是此理不明。聖人立許多節目。只要人剔刮得自家心裏許多道理出來而已。

明作。錄同。集註。

問聖人凡謙詞。是聖人亦有意於為謙。抑平時自不見其能。只是人見其為謙耳。曰。聖人也是那意思。不恁地自滿。淳舉東萊說聖人無謙。本無限量。不會滿。曰。此說也。略有些意思。然都把聖人做絕無此也不得。聖人常有此般心在。如勞而不

伐有功而不德。分明是有功有勞。却不會伐。淳

問十五志于學。曰。橫渠用做實說。伊川用做假設說。聖人不到得十年方一進。亦不解懸空說。這一段大槩。聖人元是箇聖人了。它自恁地實做將去。它底志學。異乎衆人之志學。它底立。異乎衆人底立。它底不惑。異乎衆人之不惑。植。集註。

問十五志于學。至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程子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曰。這事遠難說。某嘗解孟子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曰。知此者爲盡心。能此者爲盡性。問窮理。莫是自志學時。便只是這箇道理。到耳順時。便是工夫到處。曰。窮理只自十五至四十不惑時。已自不大段要窮了。三十而立之時。便是箇鋪模定了。不惑時。便是見得理明也。知天命時。又知得理之所自出。耳順時。見得理熟。從心所欲不踰矩時。又是爛熟也。問所學者。便是格物至平天下底事。而立至不踰矩。便是進學節次否。曰。然。問橫渠說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六十盡人物之性。如何。曰。據五十而知天命。則只是知得盡性而已。又問盡性。恐是盡己之性。然後盡人物之性。否。曰。只是一箇性。不須如此看。又曰。自聖人言之。窮理盡性至命。合下便恁地。自學者言之。且如讀書。也是窮理。如何便說到盡性至命處。易中是說聖人事。論語知天命。且說知得如此。未說到行得盡處。如孟子說盡心知性知天。這便是說知。存心養性至所以立命。這便是說盡性至命。要說知天命分曉。只把孟子盡心知性說。問四十不動心。恐只是三十而立。未到不惑處。曰。這便是不惑。知言處。可見孟子是義精理明。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不是強把捉得定。問橫渠說不

踰矩如何。曰。不知它引夢周公如何。是它自立一說。竟理會不得。問范公說從心所以養血氣如何。曰。更沒理會。翰

問五十知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這箇物事。上面有箇腦子。下面便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太極圖便是這箇物事。箕子爲武王陳洪範。先言五行。次言五事。蓋在天則爲五行。在人則爲五事。知之者。須是知得箇模樣。形體如何。某舊見李先生云。且靜坐體認。作何形象。問體認莫用思否。曰。固是。且知四端雖固有。孟子亦言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又曰。此箇道理。大則包括乾坤。提挈造化。細則入毫釐。絲忽裏去。無遠不周。無微不至。但須是見得箇周到。底是何物。夔孫

孟懿子問孝 至 子夏問孝章

問無違。曰。未見得聖人之意在。且說不以禮蓋亦多端。有苟且以事親而違禮。有以僭事親而違禮。自有箇道理。不可違越。聖人雖所以告懿子者。意在三家僭禮。然語意渾全。又若不專爲三家發也。錄

子曰無違。此亦通上下而言。三家僭禮。自犯違了。不當爲而爲。固爲不孝。若當爲而不爲。亦不孝也。詳味無違一語。一齊都包在裏。集註所謂語意渾然者。所以爲聖人之言。明作

問孟懿子問孝云云。曰。聖人之言。皆是人所通行得底。不比它人說時。只就一人面上說得。其餘人皆做不得。所謂生事葬祭。須一於禮。此是人人皆當如此。然其間亦是警孟氏。不可不知。南升

問生事以禮章。胡氏謂爲其所得爲。是如何。曰。只是合得做底。諸侯以諸侯之禮事其親。大夫以大夫之禮事其親。便是合得做底。然此句也在人看如何。孔子當初是就三家僭禮說。較精彩。在三家身上又切當。初却有胡氏說底意思。就今論之。有一般人因陋就簡。不能以禮事其親。又有一般人牽於私意。却不合禮。淳

生事葬祭之必以禮。聖人說得本濶。人人可用。不特爲三家僭禮而設。然就孟懿子身上看時。亦有些意思如此。故某於末後亦說及之。非專爲此而發也。至龜山及却只說那不及禮者。皆是倚於偏。此最釋經之大病。因言今人於冠婚喪祭一切苟簡徇俗。都不知所謂禮者。又如何責得它違與不違。古禮固難行。然近世一二公所定之禮。及朝廷五禮新書之類。人家儻能相與講習。時舉而行之。不爲無補。又云。周禮忒煞繁細。亦自難行。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與寧儉寧戚之意。往往得時位。必不盡循周禮。必須參酌古人別制爲禮以行之。所以告顏子者亦可見。世固有人硬欲行古禮者。然後世情文不相稱。廣因言書儀中。冠禮最簡易可行。曰。不獨書儀。古冠禮亦自簡易。頃年見欽夫刊行所編禮。止有婚喪祭三禮。因問之。曰。冠禮覺難行。某云。豈可以難行故闕之。兼四禮中。冠禮最易行。又是自家事。由已而已。若婚禮便關涉兩家。自家要行。它家又不要行。便自掣肘。又爲喪祭之禮。皆繁細之甚。且如人遭喪。方哀苦中。那得工夫去講行許多禮數。祭禮亦然。行時且是用人多。昨見某人硬自去行。自家固曉得。而所用執事之人。皆不會講習。觀

之者笑。且莫管。至於執事者。亦皆忍笑不得。似恁行禮。濟得甚事。此皆是情文不相稱處。不如不行之為愈。廣

叔蒙問父母唯其疾之憂。注二說。前一說未安。曰。它是問孝。如

此可以為孝矣。

賀孫○以下
武伯問孝

父母唯其疾之憂。前說為佳。後說只說得一截。蓋只管得不義。不會照管得疾了。明作

問集注中新說意旨如何。曰。舊說似不說背面。却說背後一句

相似。全用上添一句。新說雖用下添一句。然常得父母之心

如此便也。自不為不孝。故雖添句。已不多添。一之

問色難。此是承順父母之色。或是自己。和顏順色。以致愛於親

為難。曰。人子胸中。纔有些不愛於親之意。便有不順氣象。此

所以為愛親之色。為難。

○以下
子夏問孝

問會字。或訓則。或訓嘗。何也。又詩中憺字訓會。不知一音耶。二

音耶。曰。除了人姓。皆當音在增反。凡字義云某之為言某也

者。則是音義皆略相近。嘗與則。意亦略同。廣

叔蒙問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集注云。此為懿子發者。告眾人

者也。若看答孟武子。子游語。亦可謂之告眾人。曰。無違意思

潤。若其它所告。却就其所患意思多。然聖人雖是告眾人

意思。若就孟懿子身上看。自是大段切。雖是專就一人身上

說。若於眾人身上看。亦未嘗無益。

賀孫○集注
總論四章

或問武伯多可憂之事。如何見得。曰。觀聖人恁地說。則知其入

之如此矣。廣

或問父母唯其疾之憂。何故以告武伯。曰。這許多所答。也是當

時。那許多人。各有那般病痛。故隨而救之。又曰。其它所答。固

是皆切於學者。看此句較切。其它只是就道理上說如此。却是這句分外於身心上指出。若能知愛其身。必知所以愛其父母。賀孫

問子夏能直義。如何見它直義處。曰。觀子夏所謂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孟子亦曰。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則子夏是箇持身謹。規矩嚴底人。廣

問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直義莫是說其資之剛方否。曰。只是於事親時。無甚回互處。義剛

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問孝。聖人答之皆切其所短。故當時聽之者。止一二句皆切於其身。今人將數段只作一串文義看了。問孔子答問孝四章雖不同意則一

曰。如何。曰。彼之問孝。皆有意乎事親者。孔子各欲其於情性上覺察。不使之偏勝。則其孝皆平正而無病矣。曰。如此看恰好。過

不敬何以別乎。敬大槩是把當事聽無聲。視無形。色難是大段恭順。積得厚。方能形見。所以為難。勉強不得。此二者。是因子

游子夏之所短而進之。能養服勞。只是外面工夫。遮得人耳目所及者。如今人和養與服勞都無了。且得如此。然後就上

面更進將去。大率學者。且要儘從小處做起。正如起屋。未須理會架屋。且先立箇基趾定方得。明作

問色難有數說。不知孰是。曰。從楊氏愉色婉容較好。如以為承順顏色。則就本文土又添得字來多了。然而楊氏說文學處。

又說遠了。如此章本文說處。也不道是文太多。但是誠敬不足耳。孔門之所謂文學。又非今日文章之比。但子游為人。則

愛有餘而敬不足。子夏則敬有餘而愛不足。故告之不同。問如何見得二子如此。曰。且如灑掃應對。子游便忽略了。子夏便只就這上做工夫。又曰。謝氏說此章甚差。翰

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守法度依本子做。觀答為政問孝之語可見。惟高明而疎。故必用敬。惟依本做。故必用有愛心。又觀二人灑掃應對之論。與子夏博學篤志之論。亦可見。伯羽

問夫子答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今觀之。奉養而無狎恩恃愛之失。主敬而無嚴恭儼恪之偏。儘是難。曰。既知二失。不則中間須自有箇處之之理。愛而不敬。非真愛也。敬而不愛。非真敬也。敬非嚴恭儼恪之謂。以此為敬。則誤矣。只把做件事。小心畏謹。便是敬。道夫。伯羽錄云。敬只是把做事。小心畏謹。不敢慢道。

問告子游子夏云云。曰。須當體察能養與服勞如何不足為孝。敬時模樣如何。只說得。不濟事。南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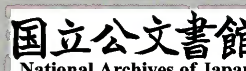
子夏之病。乃子游之藥。子游之病。乃子夏之藥。若以色難告子游。以敬告子夏。則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故聖人藥各中其病。論方

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處。惜乎其不傳也。

或問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曰。此是說。已

自說了。畢竟要見顏子。因其與聖人契。問者無言。文辭曰。孔

子博他。以文約也。以禮他。於天下之理無所不明。所以於聖



問子游見處高明而工夫則疎子夏較謹學法度依本子做
答為政問孝之語可見性高明而疎故必用敬謹依本做故
必用有愛心又觀二人論婦應對之論與子夏專為志之
論亦可見

問子游子夏問孝意雖不同然自合觀之本義而無
以熾也熾者子夏以水澆火以火澆火熾聖人藥谷中其
子夏之流以子熾之藥子熾之藥以子夏之藥若以子熾
熾則熾者以子熾之藥以子熾之藥以子熾之藥以子熾
問者子熾子夏云云曰此當辨察並養與此熾也何不足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四

論語六

為政篇下

吾與回言章

論語所載顏子語止有喟然之歎與問仁兩章而已而夫子曰

吾與回言終日不知是說甚麼惜乎其不傳也廣

或問顏子終日不違如愚謂顏子心與聖人契曰此是前輩已
自說了畢竟要見顏子因甚與聖人契問者無言文蔚曰孔
子博他以文約他以禮他於天下之理無所不明所以於聖
人之言無所不契曰孔子未博文約禮之前又如何文蔚曰
顏子已具聖人體段曰何處是他具聖人體段文蔚無答曰
顏子乃生知之次比之聖人已足九分九釐所爭處只爭一

釐孔子只點他這些便與他相奏他所以淡領其言而不再問也。文蔚

問顏子不違與孔子耳順相近否曰那地位大段高不違是顏子與孔子說話都曉得耳順是無所不通。淳

李從之問顏子省其私不必指燕私只是他自作用處曰便是這意思但恐沒著落却如何省只是說燕私庶幾有箇著處方有可省處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或有人相對坐心意默所趨向亦是私如謹獨之獨亦非特在幽隱人所不見處只他人所不知雖在衆中便是獨也察其所安安便是箇私處。帶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於燕私之際將聖人之言發見於行事否曰固是雖未盡見於行事其理亦當有發見處然燕私之際尤見顏子踐履之實處。帶

問顏子如愚曰夫子與言之時只似一箇歎底退而省其私之所爲亦足以發明其意義似不歎如克已復禮他便知得克已復禮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他皆知之便是足以發處。卓不違如愚不須說了亦足以發是聽得夫子說話便能發明於日用躬行之間此夫子退而省察顏子之私如此且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便真箇不於非禮上視聽言動集注謂坦然由之而無疑是他真箇見得真箇便去做。明作問亦足以發莫是所以發明夫子所言之旨否曰然且如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受之不復更問如何是禮與非禮但是退而省察顏子之所爲則直是視聽言動無非禮也此則足以發夫子之言也。壯祖

先生令看顏子亦足以發於何處見之。是甚麼意思。或云見得親切處。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一章可見。曰。大槩是如此。良久云。於睥面盎背皆見之。因舉程先生之言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充之則睥面盎背。此之謂也。壽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這些子便難看。且如顏子甚麼處。足以見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如今著一箇人。甚麼處足以發。甚麼處便不足以發。義剛

問亦足以發。是顏子退有所省發否。曰。不然。集注已說得分明了。蓋與之言。顏子都無可否。似箇愚者。及退而觀其所行。皆夫子與之言者。一一做得出來不差。豈不是足以發明得夫子之道。其語勢只如此。恰如今人說與人做一器用。方與他說箇尺寸高低形製。他聽之全然似不曉底。及明日做得來。却與昨日所說底更無分毫不似。祖道

亦足以發。謂其能發已之言。若不悱不發。是以此而發彼也。引而不發。是引弓而不發矢也。用字各有不同。人傑

如子貢子夏。是曉了較不甚問辨。若它人。則三番四番說。都曉不得。獨夫子與顏子說時。它却恁地曉得。這處便當思量。它因甚麼解恁地。且如這一件物事。我會見來。它也會見來。及我說這物事。則它便曉得。若其他人。不會見。則雖說與它。它也不曉。義剛

問顏子淡潛淳粹。曰。淡潛是淡厚不淺露。恁地時。意思常藏在裏面。壽○集注

問顏子淡潛淳粹。此只是指天資而言否。曰。是。義剛
問集注載李先生之說甚分明。但所謂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

有條理。便見顏子聞夫子之言。自原本至於條目。一一理會得。所以與夫子意不相背。及退省其私。卽見其日用語嘿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不疑。便見得顏子不惟理會得夫子言語。及退便行將去。更無窒礙。曰。亦足以發一句。最好看。若麤說時。便是行將去。然須是子細看。亦足以發一句。南升

問李先生謂顏子聖人體段已具。體段二字。莫只是言箇模樣否。曰。然。又問。惟其具聖人模樣了。故能聞聖人之言。默識心融否。曰。顏子去聖人不爭多。止隔一膜。所言於吾言無所不說。其所以不及聖人者。只是須待聖人之言。觸其機。乃能通曉。爾又問。所以如此者。莫只是查滓化未盡否。曰。聖人所至處。顏子都見得。只是未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而後。這便顏子不及聖人處。這便見得未達一間處。且如於道理上。才著緊。又蹉過。才放緩。又不及。又如聖人平日只是理會一箇大經大法。又却有時而應變達權。才去應變達權處看他。又却不會離了大經大法。可仕而仕。學他仕時。又却有時而止。可止而止。學他止時。又却有時而仕。無可無不可。學他不可。又却有時而可。學他可。又却有時而不可。終不似聖人。事事做到恰好處。又問。程子說孟子雖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聖處。莫便是指此意而言否。曰。顏子去聖人尤近。或云。某於克己復禮。動容貌兩章。却理會得。若是仰高鑽堅。瞻前忽後。終是未透。曰。此兩章。止說得一邊。是約禮底事。到顏子便說出兩腳來。聖人之教學者。不過博文約禮兩事。爾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知之。約

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今見於
論語者。雖只有問仁。問爲邦兩章。然觀夫子之言。有曰吾與
回言終日。想見凡天下之事。無不講究來。自視聽言動之際。
人倫日用當然之理。以至夏之時。商之輅。周之冕。舜之樂。歷
代之典章文物。一一都理會得了。故於此舉其大綱以語之。
而顏子便能領略得去。若元不會講究。則於此必疑問矣。蓋
聖人循循善誘人。才趲到那有滋味處。自然住不得。故曰欲
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卓爾是聖人之大本立於
此。以酬酢萬變處。顏子亦見得此甚分明。只是未能到此爾。
又却趲逼他不得。他亦大段用力不得。易曰。精義入神以致
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
做來做去。做到徹處便是。廣

問不違如愚章。心融恐是功淡力到處。見得道理熟了。故言入
於心。隨即融化。更無查滓。故其發見於日用之間。從容和順。
所以能發明聖人之道。非生將道理體貼力行之也。是否。曰。
固是功夫至到。亦是天資高。顏子自是隣於生知者也。一之
仲愚問默識心融如何。曰。說箇融字最好。如消融相似。融如雪在
陽中。若不融。一句在肚裏。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事。若不
消。只生在肚裏。如何能滋益體膚。須是融化。查滓便下去。精
英便充於體膚。故能肥潤。如孔子告曾子一貫之語。他人聞
之。只是箇一貫。曾子聞之。便能融化。故發忠恕而已出來。又
問是曾子平昔工夫至此乎。曰。也是他資質自別。一之
器之問亦足以發。伊川有天理昭著語。與先生所說不同。曰。便

只是這箇。夫子所言。他別會發明而行之。伊川所謂天理昭著。便是聖人所說底道理。顏子便會一一與做。且如對人言語。他曉不得。或曉得不分明。少間只恁地悠悠漫漫。雖然恁地說。自將這言語無落著了。到得顏子。聖人與說一句。他便去做那一句。聖人與說兩句。他便去做那兩句。賀孫。以下諸說。問退而省其私。曰。私者。他人所不知。而回之所自知者。夫子能察之。如心之所安。燕居獨處之所爲。見識之所獨見。皆是也。又曰。私字儘濶。私與中庸慎獨之獨同。大意只是初間與回言。一似箇不通曉底人相似。退而觀其所獨爲。又足以發明夫子所說之道。且如克己復禮。夫子告之矣。退而察之。則見其果然克己復禮。因說范氏說私字。作與門人言。恐不是。謝氏以不違作聲聞相通。雖以耳聽。而實以神受。又較淡。只是無所不說。便是不違。韓

視其所以章

文振問視其所以一章。曰。此不惟可以觀人。亦當以此自考。時

○義剛錄云。觀人固是。如此觀己亦當如此。

問視其所以一章。所以是大綱目。看這一箇人。是爲善底人。是爲惡底人。若是爲善底人。又須觀其意之所從來。若是本意以爲己事所當爲。無所爲而爲之。乃爲己。若以爲可以求知於人而爲之。則是其所從來處己不善了。若是所從來處既善。又須察其中心樂與不樂。若是中心樂爲善。自無厭倦之意。而有日進之益。若是中心所樂不在。是便或作或輟。未免於僞。以是察人。是節節看到心術隱微處。最是難事。亦必在己者能知言窮理。使心通乎道。而能精別是非。然後察人如

聖人也。曰：於樂處便是誠實爲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不是勉強做來。若以此觀人，亦須以此自觀。看自家爲善果是爲已，果是樂否？先生又云：看文字須學文振，每逐章挨近前去。文振此兩三夜說話，大故精細。看論語方到一篇便如此。直卿云：先生說文振資質好。南升

所以是所爲，所由是如此做，所安是所樂。譬如讀書是所爲，豈不是好事？然其去如此做，又煞多般。有爲已而讀書者，有爲名而讀者，有爲利而讀者，須觀其所由從如何，其爲已而讀者固善矣。然或有出於勉強者，故又觀其所樂。端永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三句前一句是兼善惡而言，後兩句是專言善。尋常有一樣人，所爲雖不善，然其意之所發，却不是要做不善，而心終亦不安於不善，是這般樣人，是如何？曰：這箇也自有。於觀過知仁可見。熹

李仲實問：視其所以者，善者爲君子，惡者爲小人，知其小人，不必論也。所由所安，亦以觀察君子之爲善者爾。曰：譬如淘米，其糠與沙，其始也固淘去之矣，再三淘之，恐有未盡去之沙糝耳。人傑

問：察其所安。云：今人亦有做得不是底事，心却不安，又是如何？曰：此是良心終是微，私欲終是盛。微底須被他盛底勝將去，微底但有端倪，無力爭得出。正如孟子說：非無萌蘖之生一段意，當良心與私欲交戰時，須是在我大段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只是殺賊一般。一次殺不退，只管殺，殺數次時，須被殺退了。私欲一次勝他不得，但教真箇知得他不好了，立定脚根，只管硬地自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意自住不得。

因舉濂溪說果而確無難焉。須是果敢勝得私欲。方確然守得這道理不遷變。問有可道理可助這箇果。曰。別無道理助得。只是自著力戰退他。明作

視其所以一章。炎問觀人之法。論到此。却是無遺。先生微笑曰。孟子觀人之法。又自簡徑。如曰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便是。炎

問觀其所由。謂意之所從來。何也。曰。只是看他意思來處如何。如讀書固是好。然他意思來處亦有是為利者。視其所以。以用也。為也。為義為君子。為利為小人。方是且粗看。如有一般人。只安常守分。不恁求利。然有時意思亦是求利。察其所安。又看他心所安穩處。一節濂一節。淳

問觀其所由。集注兩說如何。曰。意之所從來。如讀書是好。須看所讀何書。行其所為。或強勉有所為。後說不如前說。蓋行其所為。只是就上面細看過。不如意之所從來。是就他心術上看。所安。集注下得樂字不穩。安大率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必竟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呂氏一說。謂所由是看他已前所為事。所安是察他已後所為事。亦通。所謂知言窮理。蓋知言亦是窮理之一事。然蓋互舉也。又云。知人亦是窮理之一端。且如因不失其親。須知人方得。明作問觀其所由。集注言意之所從來。如何。曰。如齊桓伐楚固義也。然其意所從來。乃因怒蔡姬而伐蔡。蔡潰遂伐楚。此則所為雖是。而所由未是也。錄

察人之所安尤難。故必如聖人之知言窮理方能之。廣
問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若聖人於人之善惡如見肺
肝。當不待如此著力。曰。這也爲常人說。聖人固不用得如此。
然聖人觀人也。著恁地詳細。如今人說一種長厚說話。便道
聖人不恁地。只略略看便了。這箇若不見教徹底善惡分明。
如何取舍。且如今從學。也有誠心來底。也有爲利來底。又如
今人讀書。也有誠心去讀底。也有爲利讀底。其初也却好。漸
漸自見得他心下不恁地。這須著知。且如要從師。須看得那
人果是如何。又如委託人事。若是小小事。要付託人。尚可以
隨其所長交付與他。若是要成一件大事。如何不見得這人
了方付與。如所謂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
節而不可奪。若不真見這人是恁地。如何這事託得他。問伊

川云視其所以。是觀人之大槩。若所由所安也。只兼善惡說。
今集註只解向不好邊去。恐似無過中求有過。非聖人意。曰。
這只是平心恁地看看得十分是如此。若要長厚。便恁地包
含。其初欲恕人。而終於自恕。少間漸漸將自己都沒理會了。
都不知。若能於待人嚴。到得於自身已也會嚴。問觀人之道。
也有自善而入於惡。亦有事雖惡而心所存本好。曰。這箇也
自可見。須是如此看。方見好底鐵定是好人。不好底鐵定是
不好人。讀書不可不仔細。若不因公問。某也不說到這裏。初
間才看善惡。便曉然到觀其所由有不善。這又勝得當下便
不是底。到察其所安有不善。這又勝前二項人。不是到這裏
便做不好人看他。只是不是他心肯意肯。必不會有終。今按此轉

語方答得上所疑
集註分明○賀孫

所以只是箇大槩所由。便看他所從之道。如爲義爲利。又也看他所由處。有是有非。至所安處。便是心之所以安。方定得。且如看得如此。又須著自反。看自家所以所由所安如何。只是一箇道理。呂氏以所以作今所自處。所由作昔所經由。所安作卒所歸宿。却成前後事。非是一時觀人。不必如此說。又問觀其所由。曰。視其所以者。只是觀人之凡日。所由者。便看他如何地做。且如作士人作商賈。此是所以。至如讀書爲利時。又也不好。如孝與忠。若還孝而至於陷父于不義。忠而至於阿諛順旨。其所以忠與孝則同。而所由之道則別。問曰。如小人爲利。便是不好了。又更觀其所由做甚。曰。爲利固是爲利。畢竟便有一節話。若還看得只是這人了。更不須看。餘○集義

溫故而知新章

溫故只是時習。廣

溫故知新。謂溫故書而知新義。振

溫故方能知新。不溫而求新知。則亦不可得而求矣。礪

問溫故知新。曰。是就溫故中。見得這道理愈精。勝似舊時所看。銖

溫故而知新。味其語意。乃爲溫故而不知新者設。不溫故。固是間斷了。若果無所得。雖溫故亦不足以爲人師。所以溫得。又要知新。惟溫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爲人師也。這語意在知新上。義剛

問溫故。聞見之在外者。知新。義理之得於已者。若溫故而不知新。則徒聞見而已。惟知新。則是在我之義理。因溫故而有以自得之。其應無窮。故可以爲師乎。曰。然。又問不離溫故之中。

而知新。其亦下學上達之理乎。曰。亦是漸漸上達之意。一之問。溫故知新。曰。道理卽這一箇道理。論孟所載。是這一箇道理。六經所載。也是這箇道理。但理會得了。時時溫習。覺滋味淡長。自有新得。溫字對冷字。如一杯羹在此冷了。將去溫來又好。南升

溫故而知新。此處知新是重。中庸溫故而知新。乃是溫故重。聖人言語。自有意思。一箇這頭重。一箇那頭重。又曰。溫故而不
知新。一句只是一句了。夔孫

溫故知新。不是易底新者。只是故中底道理。時習得熟。漸漸發得出來。且如一理。看幾箇人來問。就此一理上。一人與說一箇理。都是自家就此理上推究出來。所以其應無窮。且如記問之學。記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記得九事。便說十事不出。所以不足爲人師。明作。集註。

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只緣這箇死殺了。若知新。則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則常活不死殺矣。如記問之學。記得十件。只是十件。記得百件。只是百件。知新。則時復溫習。舊聞以知新意。所以常活。備

溫故則能知新。如所引學記。則是溫故而不知新。只是記得箇硬本子。更不解去裏面搜尋得道理。義剛

溫故而知新。是活底。故可以爲人師。記問之學。只是死底。故不足以爲人師。振

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先生曰。此只是一件事。都有兩箇義理。如溫故而不能知新。諸先生把日知其所亡。做知新。似倒說了。日知其所亡。乃溫故以前事。日知其所未有。如今日方

做事業相似。便方始。月無忘其所能。乃溫故也。既溫故而知新。謝氏說溫故知新。又說得高遠了。先生曰。程先生說可以爲師。作只此一句可師。不如便把做爲師之師。看此一句。只說是人。若不能溫故知新。便不可爲人師。守舊而不知新義。便不活。不足以應學者之求。若溫故而知新。則從此儘推得去。呂氏說師尚多聞。只是泥孟子之語。孟子初問也。且恁地說。呂氏便把來作引證不得。大率聖人之言語。瀾被他把做恁地說也。無礙理處。集義

仁父問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伊川謂此一言可師。此一事可師。竊有未喻。曰。伊川見得亦差了。這一句。正對記問之學。不足爲人師一句。若溫習舊聞。則義理日通。無有窮已。若記問之學。雖是記得多。雖是讀得多。雖是聞得多。雖是千卷萬卷。只是千卷萬卷。未有不窮。然而這一句說師。亦只說平常恁地師。却不說是孔子這般師。兼是這主意。只爲世上有不溫故知新。而便欲爲人師。故發此一句。却不是說如此。便可爲師。言如此。方可以爲師。以證人不如如此。而遽欲爲師者。伊川却只認這意。一向要去分解。以此知讀書儘著仔細。伊川恁地工夫也。自有這般處。聖人語言極精密。無些子偏重。亦無些子罅漏。如說一言而喪邦有諸。曰。唯其言而莫之違。只消如此說。亦得便須說道。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或曰。以德報怨。何如。看來也似好。聖人便問他。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若以直報怨。只是依直報之。恰如無怨相似。且如人有些侵我處。若是我不是。便休了。若是他不是。與他理會。教是便了。賀孫問。以德報怨。非獨說道。

無以報德。只是以德報怨也。自不得。曰然。如此只是偽。只是不誠。賀孫

君子不器章

君子不器。是不拘於一。所謂體無不具。人心原有這許多道理。充足。若慣熟時。自然看要如何。無不周遍。子貢瑚璉。只是廟中可用。移去別處。便用不得。如原憲。只是一箇喫菜根底人。邦有道。出來也。做一事不得。邦無道。也不能撥亂反正。夷清惠和。亦只做得一件事。明傑

或問君子不器。如孔門德行之外。乃為器否。曰。若偏於德行。而

其用不周。亦是器。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德者體也。才者用也。君子之人。亦具聖人之體用。夔孫錄云。體無不備。用無不周。次於聖人者也。但其

體不如聖人之大。而其用不如聖人之妙耳。人傑

君子不器。事事有些。非若一善一行之可名也。賢人則器。獲此

而失彼。長於此。又短於彼。賢人不及君子。君子不及聖人。壽昌

問君子不器之旨。曰。人心至靈。均具萬理。是以無所往而不知。

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苟以學力充之。則無所施而不通。謂之

不器可也。至於人之才具。分明是各局於氣稟。有能有不能。

又問如何勉強得。曰。君子者。成德之名也。所貴乎君子者。有

以化其氣稟之性耳。不然。何足以言君子。中庸言雖愚必明。

雖柔必強處。正是此意。壯祖

問君子所以不器者。緣是就格物致知上做工夫。看得道理周

遍精切。及廓然貫通。有以盡其心之全體。故施之於用。無所

不宜。非特一才一藝而已。曰。也是如此。但說得著力了。成德

之士。自是不器。南升

君子不器。君子是何等人。曰：此通上下而言。有一般對小人而言。言底君子便是小底君子。至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斯可矣。便說大底君子便是聖人之次者。問：不器是那箇君子。曰：此是成德全才之君子。不可一偏看他。問：侯氏舉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如何。曰：不可小知便是不可以一偏看他。他却擔負得遠大底。小人時便也有一才一藝可取。故可小知。問：子貢女器也。喚做不是君子得否。曰：子貢也是箇偏底。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問：謝氏舉清和任也。只是器否。曰：這是他成就得偏。却不是器。他本成就得來大。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一段。他自是大。只是成就得來偏。問：諸先生多舉形而上形而下如何。說曰：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因指面前火爐曰：此是器。然而可以向火。所以爲人用。便是道。問：謝氏以爲顏閔有聖人之一體。未必優於子夏子游子張。然而具體也。既謂之具體。又說不如三子何也。曰：他意只道是顏子便都無許多事。如古人說無所長。既無所短。安有所長底意。他把來驅駕作文字。便語中有病。因問具體而微。曰：五峰說得牽強。看來只是比似孔子較小。今看顏子比孔子真箇小。

翰。集義。

問：范氏謝氏說如何。曰：天下道理皆看得透。無一理之不知。無一事之不明。何器之有。如范氏說也說得去。然不消如此。謝氏說得意思也好。推其極乃大底不器。伊尹伯夷柳下惠皆能一天下。則器固大矣。自一才一藝者觀之。亦不可謂之器矣。然自孔子可仕可止觀之。則彼止在一邊。亦器也。孟子誠

不肯學他底了。一之

子貢問君子章

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曰。此為子貢而發。其實有德者必有言。若有此德。其言自足以發明之。無有說不出之理。夫子只云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敏於事而謹於言。未嘗說無事於言。人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苟能行矣。何事於言。曰。只為子貢多言。故告之如此。若道只要自家行得。說都不得。亦不是道理。聖人只說敏於事而謹於言。敏於行而訥於言。言顧行行顧言。何嘗教人不言。夔孫

徐仁甫問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須將先行作一句否。曰。程子如此。却未敢以為然。恐其言而後從之。不成一句。若云而後其言從之。方得不若以先行其言作一句。而後從之作一句。

大意只說先行其所言。而後言其所行。讀書須是看出處主意如何。此是子貢問君子。孔子為子貢多言。故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答之。蓋為子貢發也。

問先行其言。謂人識得箇道理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只做言語說過。須是合下便行將去。而後從之者。及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底道理。步步著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意度。須還自家自本至末。皆說得有著實處。曰。此一章說得好。南升

君子周而不比章

問周與比。莫也相似否。曰。外面相似。而裏面大差了。如驕泰和同亦然。故幾微之間。不可不辨。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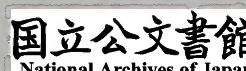
周是無不愛。比是私也。相比。或二人相比也。植君子周而不比。周是徧。人前背後都如此。心都一般。不偏滯在

一箇。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亦是周徧。忠信為周。如這一箇人。合當如何待。那箇人。又合如何待。自家只看理。無輕重厚薄。便是周徧。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周是無所不比也。如為臣則忠。為子却不能孝。便是偏比不周徧。只知有君而不知有親。按忠信為周他錄。別有定說。淳。

問比周。曰。君子小人。即是公私之間。皆是與人親厚。但君子意思自然廣大。小人與人相親時。便生計較。與我善底做一般。不與我善底做一般。周與比相去不遠。要須分別得大相遠處。某集註中會說此意。君子與人相親也有輕重有厚薄但意思自是公。南升。

問周而不比。曰。周者大而遍之謂比。便小。所謂兩兩相比。君子之於人。無一人使之不得其所。這便是周。小人之於人。但見同於已者與之。不同於已者惡之。這便是比。君子之於人。非是全無惡人處。但好善惡惡皆出於公。用一善人於國。則一

國享其治。用一善人於天下。則天下享其治。於一邑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邑獲其安。於一鄉之中去一惡人。則一鄉受其安。豈不是周。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又云。歐陽朋黨論說周武以三千為大朋。商紂億兆之人。離心離德。又云。比周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此字為美。如九五顯比。取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如頑嚚不友。相與比周。又却是不好。卓比之與周。皆親厚之意。周則無所不愛。為諸侯則愛一國。為天子則愛天下。隨其親疏厚薄。無不是此愛。若比則只是揀擇。或以利。或以勢。一等合親底。他却自有愛憎。所以有不周處。又云。集註謂普徧是泛愛之意。徧黨非特勢利。大槩君子心公而大。所以周普。小人心狹而常私。便親厚也。只親厚得一



箇明作

問比周曰。且如一鄉之中。有箇惡人。我這裏若可除去。便須除去。却得這一鄉都安。此君子周而不比也。至如小人於惡人。則喜其與已合。必須親愛之。到得無惡之人。每與已異。必思傷害之。此小人之比而不周也。武三思嘗言如何是善人。如何是惡人。與予合者是善人。與予不合者是惡人。賀孫

問比周曰。周固是好。然而有一種人。是人無不周旋之。使所周之人皆善。固是好。萬一有箇不好底人。自家周旋他去。這人會去作無窮之害。此無他。只是要人之同已。所以為害。君子則不然。當親則親。當疎則疎而已。夔孫

問註周言普徧。豈汎愛衆而親仁之意歟。曰。亦是如此。大抵君子立心。自是周徧好惡愛憎。一本於公。小人惟徧比阿黨而

已箇
集註

問註云。君子小人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何謂毫釐之差。曰。君子也是如此親愛。小人也是如此親愛。君子公。小人私。節

問註云。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與人交際之始。於此審決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須著隨處照管。不應道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去照管。覺得思慮失了。便著去事上看。便舍彼取此。須著如此方得。格

徐問比周曰。只是公私。周則徧及天下。比則昵於親愛之間。又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比。如何。曰。忠信為周。只緣左傳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

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無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爲善。比於小人則爲惡。須是看聖人說處本意如何。據此周而不比。比而不周。只是公私。義集
問范氏說忠信爲周。恐未說到此。曰。忠信所以周也。若面前背後不誠實。則不周矣。周是公底比。無所不比也。比是私底周。周一邊背了一邊。周則意思却照管得到。極其至。爲臣則忠。爲子則孝。是亦周也。一之

學而不思章

問論語言學字多不同。學而不思則罔。此學字似主於行而言。博學於文。此學字似主於知而言。曰。學而不思則罔。此學也不是行。問學字義如何。曰。學只是效。未能如此。便去效做。問恐行意較多否。曰。只是未能如此。便去學做。如未識得這一箇理。便去講究要識得。也是學。未識得這一箇書。便去讀。也是學。未曉得這一件事。去問人如何做。便也是學。問人便是依這本子做去。不問人。便不依本子。只鶻突杜撰做去。學是身去做。思只是默坐來思。問學是學其事。思是思其理否。曰。思只是思所學底事。學而不思。便都罔了。問思而不學。何以危殆。曰。硬將來拘縛捉住。在這裏。便是危殆。只是杜撰恁地。不恁自然。便不安穩。淳
學與思須相連。才學這事。須便思量這事合如何。學字甚大。學效他聖賢做事。南升
學是學其事。如讀書便是學。須緩緩精思其中義理方得。且如做此事是學。然須思此事道理是如何。只恁下頭做。不思這事道理。則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却又不傍所做事上體察。

則心終是不安穩。須是事與思互相發明。明作

學不止是讀書。凡做事皆是學。且如學做一事。須是更經思量方得。然只管思量而不學。則自家心必不安穩。便是殆也。

學而不思。如讀書不思道理是如何。思而不學。如徒苦思索。不依樣子做。補

思而不學則殆。雖用心思量。不會就事上習熟。畢竟生硬。不會妥帖。銖

問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則危而不安。如何。曰。思與學字相對說。學這事。便思這事。人說這事合恁地做。自家不

會思量這道理。是合如何。則罔然而已。罔似今人說。罔兩既思得這事。若不去做這事。便不熟。則臬兀不安。如人學射。雖

習得弓箭裏許多模樣。若不會思量這箇是合如何。也不得。既思得許多模樣。是合如何。却不會置得一張弓一隻箭。向

垛邊去射也。如何得。集注

或問學而不思章。引程子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力行五者廢一非學。何也。曰。凡學字便兼行字意思。如講明義理。學也。效人

做事。亦學也。孔子步亦步。趨亦趨。是效其所為。才效其所為。便有行意。銖

叔蒙問集註。却舉中庸學問思辨與行之語。據某看。學與行是學之始終。問思辨是思之始終。曰。然。賈孫

問思而不學。則殆。註身不親歷。所謂親歷。豈講求義理與躬行處。均為親歷乎。曰。講求義理。又似乎思。但就見定事上學去。

話間因語及某人曰。此正思而不學之人。只一向尊空去。凡事須學。方能進步。集註非定本。寓

問諸先生說有外意者。有說偏傍者。也須看否。曰。也要見得他礙處。因問楊氏說思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曰。敬自是存養底事。義自是推行底事。且說思與學也。未須說存養推行處。若把推行作學。便不是。中庸裏面博學力行。自是兩件。今人說學。便都說到行處去。且如讀書。看這一句理會不得。便須熟讀。此便是學。然學而不思。便是按古本也。無得處。若徒然閉目靜思而不學。又也徒勞心不穩當。然後推到行處。問罔字作欺罔無實之罔如何。曰。不必如此說。罔是昏昧底意。問思而不學則殆。只是尹氏勞而無所安底意否。曰。是。勞便是真心勞。不安便是於義理不安。問謝氏窮大而失其所居如何。曰。只是不安。翰。集義。

攻乎異端章

或問攻乎異端。曰。攻者。是講習之謂。非攻擊之攻。這處須看他如何是異端。如何是正道。異端不是天生出來。天下只是這一箇道理。緣人心不正。則流於邪說。習於彼。必害於此。既入於邪。必害於正。異端不止是楊墨佛老。這箇是異端之大者。問攻字若作攻擊。也如何便有害。曰。便是。聖人若說攻擊異端。則有害。便也須更有說話在。不肯只恁地說。遂休了。若從攻擊。則呂氏之說近之。不如只作攻治之攻。較穩。幹。凡言異端不必攻者。皆是為異端游說反問。孟子謂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不必便能距楊墨。但能說距楊墨。亦是聖人之徒。淳。

問集註云。攻專治之也。若為學便當專治之。異端則不可專治也。曰。不惟說不可專治。便略去理會他。也不得。若是自家學

有定止。去看他病痛却得。也是自家眼目高方得。若是恁地則也柰他不何。如後來士大夫末年。皆流入佛氏者。緣是把自家底做淺底看。便沒意思了。所以流入他空寂玄妙之說去。熹集註。

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害甚於楊墨。看來為我疑於義。兼愛疑於仁。其禍已不勝言。佛氏如何又却甚焉。曰。楊墨只是硬恁地做。佛氏最有精微動得人處。本朝許多極好人。無不陷焉。如李文靖王文正謝上蔡楊龜山游先生諸人。賀孫。

問集註何以言佛而不言老。曰。老便只是楊氏。人嘗以孟子當時只闢楊墨不闢老。不知闢楊便是闢老。如後世有隱遯長往而不來者。皆是老之流。他本不是學老。只是自執所見。與此相似。淳。

味道問只說釋氏不說楊墨如何。曰。楊墨為我兼愛做出來也。淡而不能惑人。只為釋氏最能惑人。初見他說出來自有道理。從他說愈淡。愈是害人。

攻乎異端章。曰。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至不知有父。如此等事。世人見他無道理。自不去學他。只如墨者夷之厚葬。自打不過。緣無道理。自是行不得。若佛氏則近理。所以惑人。此事難說。觀其書可見。明作。

呂氏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慝。今惡乎異端而以力攻之。適足以自蔽而已。說得甚好。但添得意思多了。不敢保是聖人之意。聖人之意。分明只是以力攻之。理會他底未得。枉費力。便將已業都荒了。淳集註。

由誨汝知之章



問知之爲知之章。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爲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銖

問知之爲知之。曰。子路氣象粗疎。不能隨事精察。或有不合於已。雖於夫子亦艱然。如子之迂也之類。故夫子告之以此。雉或問誨汝知之乎。章曰。惟伊川便說得盡。別人只說得一邊。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則無自欺之蔽。其知固自明矣。若不說求其知一著。則是使人安於其所不知也。故程子又說出此意。其說方完。上不失於自欺。下不失於自勉。廣

徐問上蔡之說如何。曰。上蔡說未是其說。求爲過高。要之聖人之言。只是說緊切底事。只爲令人知之以爲知。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爲知。於不知者以爲不知。而不強以爲知。此便是知了。只爲子路性勇。怕他把不知者亦說是知。故爲他說如此。

子張學干祿章

戴智老說干祿章。曰。多聞多見二字。人多輕說過了。將以爲偶然。多聞多見耳。殊不知此正是合用功處。聖人所以爲好古。敏以求之。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皆欲求其多也。不然。則聞見孤寡。不足以爲學矣。時舉

多聞闕疑。謹言。三件事。節

多聞多見。自不是淺陋迫狹人。又更闕疑。又更謹其餘。方

聞見亦是互相發明。如學干祿章。言多聞闕疑。謹言其餘。多見闕殆。謹行其餘。聞固是主於言。見固是主於行。然亦有聞而行者。見而言者。不可泥而看也。時舉

問干祿章聞見字義。曰：聞是聞人之言，見是見人之行，聞亦屬自家言處，見亦屬自家做處。聞見常闕其疑殆，而又勿易言易行之。問聞見因書得之，則又何別？曰：見古人說底話是聞，見古人做底事而欲學之是見。如舜之孝是也。然就克己復禮論之，則看孔子所言是聞，只自家欲循此而為仁，便是見。此非本文大義，然必欲區別聞見則然。問此答干祿之語意，類好色之對乎？曰：不干事。孔子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欲抹殺了他干字。若太王好貨好色等語，便欲比之孔子，便做病了。便見聖賢之分處。一之

或問謹其餘，只是指無疑無殆處否？曰：固是。義剛

林叔恭問多聞如何闕疑，多見如何闕殆。曰：若不多聞，也無緣見得疑。若不多見，也無緣見得殆。江西諸人纔聞得一說，便

把做了。看有甚麼話更入不得，亦如何有疑殆。到他說此一章，却云子張平日專務多聞多見，故夫子告以闕疑。是不欲其多聞多見，此是甚說話。且如一件事，一人如此說，自家也見未得，須是大家都說出來，這裏方見得果是如何。這裏方可以將衆多之說相磨擦，這裏方見得疑殆分明。賀孫

或問尤自外至悔自內出，曰：出言或至傷人，故多尤。行有不至，已必先覺，故多悔。然此亦以其多少言之耳。言而多尤，豈不自悔。行而多悔，亦必至於傷人矣。廣

子張學干祿一章，是教人不以干祿為意。蓋言行所當謹，非為欲干祿而然也。若真能著實用功，則惟患言行之有悔尤，何暇有干祿之心耶。銖

徐問學干祿章，曰：此是三截事。若人少聞寡見，則不能參考得

是處故聞見須要多。若聞見已多而不能闕疑殆。則胡亂把不是底也。將來做是了。既闕其疑殆。而又未能謹其餘。則必有尤悔。又問尤悔如何分。尤莫是見尤於人否。曰。是大凡言不謹。則必見尤於人。人既有尤。自家安得無悔。行不謹。則已必有悔。已既有悔。則人安得不見尤。此只是各將較重處對說。又問祿在其中。只此便可以得祿否。曰。雖不求祿。若能無尤悔。此自有得祿道理。若曰耕也。餒在其中矣。耕本求飽。豈是求餒。然學既寡尤悔。則自可以得祿。如言直在其中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是直。然父子之道。却要如此。乃是直。凡言在其中矣者。道理皆如此。又問聖人不教人求祿。又曰。祿在其中如何。曰。聖人教人。只是教人先謹言行。却把他那祿不做大事看。須是體量得輕重始得。

子張學干祿。夫子答之者。聞主言。見主事。尤是罪自外至。悔是理自內出。凡事不要到悔時。悔時已錯了。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皆是不求而自至之意。父子相隱。本非直。而直在其中。如耕本要飽。然有水旱之變。便有餒在其中。學本是要立身。不是要干祿。然言行能謹。人自見知。便有得祿之道。大槩是令他自理會身上事。不要先萌利祿之心。又云。若人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明作

問子張在聖門。忽然學干祿。聖人但告之以謹其言行。便是修其天爵。而人爵自至。曰。修天爵而人爵自至。說得重了。此意重處。只在言行。若言行能謹。便自帶得祿來。時舉錄作聖人言行因帶祿說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或作而自至之辭。如耕本是

求飽。却言餒在其中。父子相為隱。直却在其中。又為前面也說得淡了。聖人本意。在謹言行。又不可徒謹。須用得學。又須闕其疑而未信。殆而未安者。便將其餘信而安者。做一處。謹言而謹行之。謂其察得可言與可行也。南升。時舉錄。小異。

子張學干祿。祿固人之所欲。但要去干却不得。子張恁地時。已不是正底心了。夫子却掉開答他。不教他如何地干。也不教他莫干。但言祿在其中。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此而得彼之義。如耕也。餒在中之類。皆是君子求其在已而已。然而德行既修。名聲既顯。則人自然來求。祿不待干而自得。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豈是要計較他不遺不後。後方為仁義。但是為仁義時。便自恁地。這雖是不會說利。然使天下人皆不遺不後。利孰大焉。大抵計功之心。也是害事。

所謂仁者先難而後獲。纔有計功之心。便都不濟事。

義剛

問學干祿章。曰。這也是一說。然便是教人不要去求。如程先生說。使定其心。而不為利祿所動是也。論語凡言在其中。皆是與那事相背。且如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本不干直事。然直却在其中。耕本是得食。然有水旱凶荒。則有餒在其中。切問近思。本只是講學。不是求仁底事。然做得精。則仁亦在其中。如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皆是切已去做方是求仁底事。此皆是教人只從這一路做去。且莫管那一邊。然做得這一邊。則那一邊自在其中也。又曰。惟是那君子謀道不謀食。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一章說得最反覆周全。如云。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了。中央又分兩脚。說學也。祿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又似教人謀道以求食底意思。下面却說憂道不憂貧。便和根斬了。熹

哀公問何為則民服章

陳仲蔚說何為則民服及使民敬忠以勸二章。先生曰。前章據本文。夫子只恁地說。未有貴窮理之意。當時哀公舉措之權不在已。問了只恁休了。他若會問時。夫子尚須有說。義剛

或問舉直錯諸枉。曰。是便是直。非便是枉。熹

舉直錯枉。集註謂大居敬而貴窮理。曰。若不居敬。如何窮理。不窮理。如何識人。為舉直錯枉之本。又曰。人最要見得是與不是。方有下手處。如今人都不見得是非。分別不出。又曰。須是居敬窮理。自做工夫。錄云此是方能照得人破。若心不在焉。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以枉為直。以直為枉矣。明作

問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往往只是要得人畏服他。聖人却告之以進賢退不肖。乃是治國之大本。而人心自服者。蓋好賢而惡不肖。乃人之正性。若舉錯得宜。則人心豈有不服。謝氏又謂若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為枉。以枉為直。此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此又極本原而言。若人君無知人之明。則枉直交錯。而舉錯未必得宜矣。曰。說得分明。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章

問使民敬忠以勸。曰。莊只是一箇字。上能端莊。則下便尊敬。至於孝慈。則是兩事。孝是以躬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如此人方忠於已。舉善而教不能。若善者舉之。不善者便去之。誅之罰之。則民不解便勸。惟是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便是文字難看。如這樣處。當初只是大槩看了便休。而今思之。方知集註說得未盡。義剛

問孝慈則忠何以能使之忠也。曰：孝以率之，慈以結之，所以使之忠也。問：孝慈主父子而言可乎？曰：如此安能便使之忠也。此慈字兼內外而言。若大學齊家章，孝慈乃主父子而言也。孝於親是做箇樣子，慈於衆則推此意以及人，兼此二者方能使民忠於已。若徒孝於親而不能推及於衆，若徒慈於衆而無孝親底樣子，都不得。明作

孝是以身率之，慈是以恩結之。善者固可舉，若不能者遽刑之，罰之則彼何由勸，舉善於前而教不能於後，則是誘引之使趨於善也，是以勸。夔孫

問：康子之意，必要使民能如此，聖人但告之以已所當爲而民自應者，方其端莊，孝慈舉善教不能，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做得自己工夫，則民不期然而然者，曰：也是如此。

或謂子奚不爲政章

惟孝友于兄弟，謂孝然後友，友然後政，其序如此。振

問：施於有政，是使一家人皆孝友否？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政一家之事也，固不止是使之皆孝友耳。然孝友爲之本也。一之

推廣此心以爲一家之政，便是齊家。緣下面有一箇是亦爲政，故不是國政。又云：在我者孝，則人皆知孝；在我者弟，則人皆知弟。其政豈不行於一家。明作

問：惟孝友于兄弟，可以施於有政。曰：此全在推字上言。舉斯心加諸彼，今人只爲不能善推其所爲耳。范唐鑑言：唐明皇能友愛兄弟而殺其三子，正以其不能推此心耳。銖

問：此夫子難以不仕之意告人，故托以告之。然使夫子得時

得位其為政之本也。只就人倫上做將去。曰。文振看文義看得好。更宜涵泳。南升

人而無信章

問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曰。人而無真實誠心。則所言皆妄。今日所言要往東。明日走在西去。這便是言不可行。卓

問先生但謂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而不及無信之所以不可行何也。曰。若人無信。則語言無實。何處行得。處家則不可行於家。處鄉黨則不可行於鄉黨。曰。此與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之意同。曰。然。廣

子張問十世可知章

周問三代所因者不易。而所損益可知。如何。曰。此所謂不易也。變易也。三綱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至於變易之時。與其人

雖不可知。而其勢必變易可知也。蓋有餘必損。不及必益。雖百世之遠可知也。猶寒極生煖。煖甚生寒。雖不可知。其勢必如此可知也。銖

所因之禮。是天做底。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底。故隨時更變。壽

所因。謂大體。所損益。謂文為制度。那大體是變不得底。雖如秦之絕滅先王禮法。然依舊有君臣有父子有夫婦。依舊廢這箇不得。義剛

忠質文。忠只是樸實頭。白直做將去。質則漸有形質制度。而未及於文采。文則就制度上。事事加文采。然亦天下之勢自有此三者。非聖人欲尚忠尚質尚文也。夏不得不忠。商不得不質。周不得不文。彼時亦無此名字。後人見得如此。故命此名。

儻○以下集註

問忠與質如何分。曰。忠只是渾然誠確。質與文對。質便自有文了。但文未盛。比之文則此箇質耳。錄

或問忠與質如何分。先生喜其善問。答云。質朴則未有文。忠則渾然無質可言矣。過

或問忠與質異處。曰。此如人家初做得箇家計成。人雖有許多動用。其誠意直是質實。到做得家計成。次第便有動用器使。其初務純朴。不甚浮華。及其漸久。用度日侈。駸駸然日趨於文。而不容自己。其勢然也。子蒙

行夫問三統。曰。諸儒之說為無據。某看只是當天地肇判之初。天始開當子位。故以子為天正。其次地始闢當丑位。故以丑為地正。惟人最後方生當寅位。故以寅為人正。即邵康節十

二會之說。當寅位。則有所謂開物。當戌位。則有所謂閉物。閉物便是天地之間都無了。看他說。便須天地翻轉數十萬年。問天統地統人統之別。曰。子是一陽初動時。故謂之天統。丑是二陽。故謂之地統。寅是三陽。故謂之人統。因舉康節元會運世之說。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一元有十二會。一萬八百年為一會。一會有三十運。三百六十年為一運。一運有十二世。以小推大。以大推小。箇箇一般。謂歲月日時。皆相配合也。如第一會第二會時。尚未生人物。想得地也未硬在。第三會謂之開物。人物方生。此時屬寅。到得戌時。謂之閉物。乃人消物盡之時也。大率是半明半晦。有五六萬年好。有五六萬年不好。如晝夜相似。到得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問先生詩云。前推更無始。後際那有終。如何。曰。惟其終而復始。

所以無窮也。熹

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是三陽之月。若秦用亥爲正。直是無謂。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改易一番。又問忠質文。本漢儒之論。今伊川亦用其說。如何。曰。亦有此理。忠是忠樸。君臣之間。一味忠樸而已。才說質。便與文對矣。又問五運之說。曰。本起於五行。萬物離不得五行。五運之說。亦有理。於三代已前事。經書所不載者甚多。又問五運之說。不知取相生相克。曰。取相生。又問漢承秦水德之後。而以火德繼之。是如何。先生曰。或謂秦是閏位。然事亦有適然相符合者。如我太祖以歸德軍節度卽位。卽是商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與高祖赤帝子一般。去偽

器之說損益。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這箇勢。自住

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也是損益這箇。寓○以下總論

叔蒙問十世所因損益。曰。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只是盛衰消長之勢。自不可已。盛了又衰。衰了又盛。其勢如此。聖人出來。亦只是就這上損其餘。益其不足。聖人做得來自是恰好。不到有悔憾處。三代以下做來不恰好。定有悔憾。雖做不得盡善。要亦是損益前人底。雖是人謀。要大勢不得不出此。但這綱常自要壞滅不得。世間自是有父子。有上下。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螻蟻統屬。便有君臣。或居先。或居後。便有兄弟。犬爲牛羊成羣連隊。便有朋友。始皇爲父。胡亥爲子。扶蘇爲兄。胡亥爲弟。這箇也泯滅不得。器之間。三代損益。如衣服器用制。

度損益却不妨。如正朔是天時之常。却要改如何。曰。一番新民觀聽合如此。如新知縣到任。便變易號令一番。住持入院。改換行者名次相似。寓

此一章。因字最重。所謂損益者。亦是要扶持箇三綱五常而已。如秦之繼周。雖損益有所不當。然三綱五常。終變不得。君臣依舊是君臣。父子依舊是父子。只是安頓得不好爾。聖人所謂可知者。亦只是知其相因者也。如四時之運。春後必當是夏。夏後必當是秋。其間雖寒暑不能無繆戾。然四時之運。終改不得也。康節詩云。千世萬世中原有人。正與此意合。時舉

這一段。諸先生說得損益字。不知更有箇因字。不會說。因字最重。程先生也只滾說將去。三代之禮。大槩都相因了。所損也只損得這些箇。所益也只益得這些箇。此所以百世可知也。

且如秦最是不善繼周。酷虐無比。然而所因之禮。如二綱五常。竟滅不得。馬氏註所因。謂三綱五常。損益謂質文三統。此說極好。幹

繼周百世可知。秦繼周者也。安得為可知。然君臣父子夫婦。依舊在。只是不能盡其道爾。淳

問十世可知。曰。三綱五常。雖衰亂大無道之世。亦都在。且如繼周者。秦是大無道之世。畢竟是始皇為君。李斯等為臣。始皇為父。胡亥為子。三綱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損益亦不多。至秦欲尊君。便至不可仰望。抑臣。便至十分卑屈。此段重在因字。損益只些子。南升

致道問。夫子繼周而作。則忠質損益之宜如何。曰。孔子有作。則併將前代忠質而為之。損益却不似商。只損益得夏。周只損

益得二代。又問孔子監前代而損益之。及其終也。能無弊否。
曰。惡能無弊。賀孫

問其所闕者宜益。其所多者宜損。回事勢之必然。但聖人於此處得恰好。其他人則損益過差了。曰。聖人便措置一一中理。如周末文極盛。故秦興必降殺了。周恁地柔弱。故秦必變爲強戾。周恁地纖悉周緻。故秦興一向簡易無情。直情徑行。皆事勢之必變。但秦變得過了。秦既恁地暴虐。漢興定是寬大。故云獨沛公素寬大長者。秦既鑿封建之弊。改爲郡縣。雖其宗族一齊削弱。至漢遂大封同姓。莫不過制。賈誼已慮其害。是錯遂削一番。主父偃遂以誼之說。施之武帝。諸侯王只管削弱。自武帝以下。直至魏末。無非剗削宗室。至此可謂極矣。晉武起盡用宗室。皆是因其事勢不得不然。賀孫問本朝大勢是如何。曰。本朝監五代。藩鎮兵也收了。賞罰刑政一切都收了。然州郡一齊困弱。靖康之禍。寇盜所過。莫不潰散。亦是失斟酌所致。又如熙寧變法。亦是當苟且惰弛之餘。勢有不容已者。但變之自不中道。賀孫

先生謂繼周百世可知。諸公看繼周者是秦。果如夫子之言否。皆對以爲秦不能繼周。故所因所革皆不可考。曰。若說秦不能繼周。則夫子之言不是始得。夫子分明說百世可知。看秦將先王之法一切掃除了。然而所謂三綱五常。這箇不會泯滅得。如尊君卑臣。損周室君弱臣強之弊。這自是有君臣之禮。如立法說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皆有禁之類。這自是有父子兄弟夫婦之禮。天地之常經。自商繼夏。周繼商。秦繼周。以後皆變這箇不得。秦之所謂損益。亦見得周末許多煩文。

縛禮如此。故直要損其太過。益其欠處。只是損益得太甚。然亦事勢合到這裏。要做箇直截世界。做箇沒人情底。所爲。你才犯我法便死。更不有許多勞勞攘攘。如議親議賢。議能議功之類。皆不消如此。只是白直做去。他亦只爲苟簡自便計。到得漢興。雖未盡變亡秦之政。如高文之寬仁恭儉。皆是因秦之苛刻驕侈而損益其意也。大綱恁地寬厚。到後便易得廢弛。便有強臣篡奪之禍。故光武起來。又損益前後之制。事權歸上。而激厲士大夫以廉耻。賀孫

非其鬼而祭之章

非其鬼而祭之。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也。庶人而祭五祀。大夫而祭山川。諸侯而祭天地。此所謂非其鬼也。儻

問非其鬼而祭之。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之類。又如士庶祭其旁親遠族。亦是非其鬼否。曰。是。又如今人祭甚麼廟神。都是非其鬼。問如用僧尼道士之屬。都是非其鬼。曰。亦是。問祭旁親遠族不當祭。若無後者則如之何。曰。這若無人祭。只得爲他祭。自古無後者。合當祭於宗子之家。今何處討宗子。看古禮今無存者。要一一行之也。賀孫

問非其鬼而祭之。尋常人家所當祭者。只是祖先否。曰。然。又問土地山川之神。人家在所不當祭否。曰。山川之神。季氏祭之。尚以爲僭。况士庶乎。如土地之神。人家却可祭之。禮云。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戶竈亦可祭也。又問中霤之義如何。曰。古人穴居。當土室中開一竅取明。故謂之中霤。而今人以中堂名曰中霤者。所以存古之義也。又云中霤亦土地之神。

之類。五祀皆室神也。壽

問見義不爲無勇。莫是連上章意否。曰。不須連上句。自說凡事見得是義。便著做。不獨說祭祀也。賀孫

子舍問見義不爲無勇。這亦不爲無所見。但爲之不力。所以爲無勇也。曰。固是見得是義而爲之不力。然也是先時見得未分明。若已見得分明。則行之自有力。這般處著兩下並看。就見義不爲上看。固見得知之而不能爲。若從源頭上看下來。乃是知之未至。所以爲之不力。賀孫。格

子舍問見義不爲無勇也。曰。此直說眼前事。若見得合做底事。且須勇決行之。若論本原上看。則只是知未至。若知至。則當做底事。自然做將去。格

朱子語類卷之二十四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五

論語七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章

季氏八佾。止是多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夫子就其事責之。若三家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夫子引其詩以曉之。人傑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曰。季氏初心也。須知其爲不安。然見這八佾人數熱鬧。便自忍而用之。這便是過絕天理。失其初心也。

子升問集注兩說不同。曰。如今亦未見聖人之言。端的是如何。如後說之意。亦自當存。蓋只此便是天理發處。聖人言語。固是旨意歸一。後人看得有未端的處。大率意義長者錄在前。

有當知而未甚穩者錄在後。如放於利而行多怨。或者又說求利而不得。則自多怨天尤人。此意亦自是。但以意旨觀之。人怨之說爲分曉。故只從一說。木之

居父問是可忍也。後說恐未安。聖人氣象似不如此暴露。曰。前日見趙子欽亦疑此亦是。但聖人亦自有大段叵耐人處。如孔子作春秋。是大段叵耐忍不得處。賀孫

問是可忍也。范氏謂季氏罪不容誅。莫是有不容忍之意否。曰。只大槩如此說。不是有此意。時舉

三家者以雍徹章

問三家者以雍徹。曰。這箇自是不當用。更無可疑。同是成王賜周公。曰。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公道是成王賜。便不敢道不是了。雍詩自是成王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更用之於他人。卓

問雍徹。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曰。使魯不會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時舉

問范氏以成王賜魯以天子禮樂。惟用以祀周公於大廟。非使魯君亦得以用之也。不如伊川斷然便道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曰。然。范先生說書。大抵言語寬。所以至此。榘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只是不議其過惡。若大夫有不善合當諫正者。亦不可但已。孔子謂季氏八佾。與三家雍徹之事。又却不然。人傑

人而不仁如禮何章

或問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曰。如禮樂何。謂其不

柰禮樂何也。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既不和樂不莊敬。如何行得

禮樂。儒用錄云不莊不敬不和不樂便是譬如不善操舟。必

不柰一舟何。不善乘馬。必不柰一馬何。又問禮樂是玉帛鐘

鼓之文否。曰。看其文勢。却是說玉帛鐘鼓之禮樂也。人傑。儒用同。

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雖是好底事。心既不

在。自是呼喚他不來。他亦不為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

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事。所以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只是一箇求放心。

更無別工夫。或曰。初求放心時。須是執持在此。不可令他放

曰。也不用擒捉他。只是要常在這裏。或曰。只是常常省察。照

管得在便得。不可用心去把持擒捉他。曰。然。只知得不在。才

省悟。便在這裏。或曰。某人只恁擒制這心。少間倒生出病痛。

心氣不定。曰。不是如此。只是要照管常在此便得。

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

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

湊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

許多撈攘。當不得那禮樂。熹

人而不仁。則其心已不是。其心既不是。便用之於禮樂。也則是

虛文。決然是不能為。心既不正。雖有鍾鼓玉帛。亦何所用。卓

人而不仁如禮何。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

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它不仁了。斐孫

蚩卿問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無惻隱之心。則禮樂皆為虛文。曰。

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惻隱。可學

希真問人而不仁。與不能以禮讓爲國。皆曰如禮何。意同否。曰。人而不仁。是以仁對禮樂言。不以禮讓。是以禮之實對禮之文言。能以遜讓爲先。則人心感服。自無乖爭凌犯之風。恪

或問集注云禮樂不爲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集

集注云禮樂不爲用是如何。曰。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自不柰那禮樂何。禮樂須是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若不仁之人。與禮樂自不相關了。譬如無狀之人。去讀語孟六經。語孟六經。自是語孟六經。與他卽無干涉。又安得爲之用。時舉

或問人而不仁。注下數語。曰。其如禮樂何哉。是柰他不下。禮樂不爲之用也。是不爲我使。我使他不得。雖玉帛交錯。不足以爲禮。雖鍾鼓鏗鏘。不足以爲樂。雖有禮而非禮。雖有樂而非樂。因言季氏當初成王不賜。伯禽不受。則後人雖欲僭。亦無樣子。他也做不成。又曰。觀天子之禮於魯宋。宋是二王後。有天子之禮。當時諸侯皆不識天子之禮。皆於魯宋觀之。節

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汎說。不是以此說仁體。若曰義者天下之正理也得。義剛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說得自好。只是太寬。須是說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箇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何得序而和。時舉

程子說仁者天下之正理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

全德人若本然天理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錄

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又問仁是合知覺與理而爲之與捨知覺而爲之與曰仁自是知覺又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久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所發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藏是貞只是一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日又曰仁是根愛是苗又曰古人言仁多以慈詳愷悌易則曰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爲仁又曰程子曰仁是理此說太寬如曰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底問仁

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知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知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知來又曰如一間屋分爲四段仁是中間緊要一段孟子言仁人心義人路後不言義者包義在其中如克己復禮爲仁亦是恁地節

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鍾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物如猿狙衣周公之服一般其如禮樂何伊川所謂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所謂正理卽心之德也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若是胸中不有正理雖周旋於禮樂之間但見得私意

擾擾。所謂升降揖遜鏗鏘節奏。為何等物。不是禮樂無序與不和。是他自見得無序與不和。而禮樂之理自在也。曰。只是如此。南升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據李氏之說。則指在外之禮樂言之。如玉帛鍾鼓之類。程先生所謂無序而不和。却是主在內者言之。如何。曰。兩說只是一意。緣在我者無序而不和。故在外之禮樂。亦不為我用。又問仁義禮智皆正理也。而程子獨以仁為天下之正理。如何。曰。便是程子之說。有太寬處。此只是且恁寬說。曰。是以其專言者言之否。曰。也是如此。廣

問集注舉三說。若游氏則言心。程氏主理。李氏謂待人而後行。曰。所疑者何。曰。今觀前二說。與後說不相似。曰。仲思以為如何。曰。此正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而所以存是心者。則在乎人也。曰。恁地看。則得之。道夫

問呂氏曰。禮樂之情。皆出於仁。此語似好。曰。大槩也只是如此。問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如何。曰。此說好。問曾見先生說仁者心之德。義禮智皆心之德否。曰。都是。只仁是箇大底。問謝氏曰。未能顛沛造次。由於是。故如禮何。未能不憂。故如樂何。似說得寬。曰。他只似做時文用故事。也不必恁地。問程先生尹先生。皆以仁為正理。如何是正理。曰。只是正當底道理。榦義

林放問禮之本章

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為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

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卽萎落矣。廣

林聞一問。林放問禮之本。而孔子并以喪告之。何也。曰。喪亦是禮。奢底是禮之吉者。喪是禮之凶者。節

辛適正問。林放問禮之本。何故只以喪禮答之。曰。禮不過吉凶

二者而已。上句泛以吉禮而言。下句專指凶禮而言。然此章

大意不在此。須看問答本意。孔子只是答他問禮之本。然儉

戚亦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

戚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備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曰。其他冠婚祭祀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

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

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

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

爾。卓

問喪與其易也。寧戚。注易爲治。何也。曰。古人做物。滑淨無些礙

處。便是易。在禮只是太滑熟了。生固無誠實。人纔大滑熟。亦

便少誠實。曰。夫子何故只以儉戚答禮之本。曰。初頭只是如

此。未有後來許多文飾。文飾都是後來事。喪初頭只是戚。禮

初頭只是儉。當初亦未有那儉。儉是對後來奢而言之。蓋追

說耳。如堯土墼三尺。當初只是恁地。不是爲儉。後來人稱爲

儉耳。東坡說忠質文。謂當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

爲質。孔子曰。從先進。周雖尚文。初頭尚自有些質在。曰。三綱

五常。亦禮之本否。曰。初頭亦只有箇意耳。如君臣亦只是箇

誠敬而已。未有許多事。淳

問禮之本。曰。初問只有箇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汗樽杯飲之類。毅父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時舉奢易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與其過也。寧不及。不及底可添得。夔孫

問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某看來奢易是務飾於外。儉戚是由中。曰也如此說不得。天下事那一件不由心做。但儉戚底發未盡在。奢易底發過去了。然都由心發。譬之於花。只是一箇花心。却有開而未全開底。有開而將離披底。那儉戚底便猶花之未全開。奢易底便猶花之離披者。且如人之居喪。其初豈無些哀心。外面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哀心。人之行禮。其初豈無些恭敬之心。亦緣他裝點得來過當。便埋沒了那恭敬之心。而今人初以書相與。莫不有恭敬之心。後來行得禮數重復。使人厭煩。那恭敬之心。便埋沒了。或問易字集注引孟子易其田疇之易。是習熟而平易之意否。曰。易只是習得來熟。似歡喜去做。做得來手輕足快。都無那惻怛不忍底意思。因舉檀弓喪事欲其縱縱耳。與曲禮喪事先遠日。皆是存惻怛不忘之意也。壽

胡叔器說林放問禮之本一章。曰。林放若問禮之大體。便包得濶。今但問本。似未為大。然當時習於繁文。入但指此為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蓋有那本時。文便在了。若有那文而無本。則豈得為禮。

易其田疇之說。蓋由范氏喪易而文之語推之。治田者。須是經犁經擺治得窒礙。方可言熟也。若居喪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則哀戚必不能盡。故曰。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如楊氏汗樽杯飲之說。他是就儉說。却不甚親切。至於喪不可以徑行直情一句。大覺文意顛倒。後面云。則其本戚而已。却似與前面無收殺。此須是說居喪先要戚。然却不可無衰麻。哭踊之數。以為之節。如此說方得。今却說得衰麻哭踊。似是先底。却覺語意不完。龜山說話多如此。不知如何。却是范氏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二語好。又曰。人只習得那文飾處。時。自是易忘了那朴實頭處。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義剛

楊氏謂禮始諸飲食。燔炙言禮之初。本在飲食。然其用未具。但以火熾石。其石既熱。却以肉鋪其上。熟而食之。安有鼎俎籩

豆也。然方其為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頰而質滅矣。故云與奢寧儉。又云。楊說喪不可直情而徑行。此一語。稍傷那哀

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於哀戚。為之哭泣擗踊。所以節之。其本則戚而已。楊氏語多如此。所以取彼處亦少。○子蒙

問林放問禮之本。夫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皆未為合禮。然質乃禮之本。過於文則去本已遠。且禮之

始。本諸飲食。汗樽而杯飲。簣桴而土鼓。豈不是儉。今若一向奢而文。則去本已遠。故寧儉而質。喪主於哀戚。故立衰麻哭

踊之數。以節之。今若一向治其禮文。而無哀戚之意。則去本已遠。故寧戚而質。乃禮之本。曰也。只是如此。南升

問易乃慢易。如何。范氏以為喪易而文。曰。易也。近文。易字訓治。不是慢易簡易之易。若是慢易簡易。聖人便直道不好了。如

何更下得與其字只此可見翰

夷狄之有君章

問夷狄之有君一章程氏注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

注似專責在上者不能盡為君之道何如曰只是一意皆是

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義剛

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無君且勝之者此說無意義振

問范氏呂氏皆以為夷狄有君而無禮義不如諸夏之無君而

有禮義恐未當曰不知他如何恁地說且如聖人恁地說時

便有甚好處不成中國無君恰好問亡莫只是有無君之心

否曰然翰

季氏旅於泰山章

問季氏旅於泰山一段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國之山川只

緣是他屬我故我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

何祭得他因舉太子申生秦將祀予事時舉

問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曰聖人也不會是故意為季氏說只

是據事說季氏聞之自當止

君子無所爭章

問君子無所爭章曰君子無所爭必於射見之言射有勝負是

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語勢是如此南升

其爭也君子言爭得來也君子錄

問其爭也君子只是橫渠說爭為辭遜底否曰然畢竟是為君

子之爭不為小人之爭翰

巧笑倩兮章

素以為絢不知是何詩若以為今碩人詩則章句全且此一句

最有理。亦不應刪去。因說古人繪事。未必有今人花巧。如雲字雷字見筆談。符○去 偽同

問伊川云。美質待禮以成德。猶素待繪以成絢。却似有質須待禮。有素須待絢。曰。不然。此質却重。符

素以爲絢。言人有好底姿容材質。又有口輔之美。盼倩之佳。所以表其質也。此見素以爲質。而絢以文之也。起予之義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言。正所以啟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子蒙

因論起予者商。回非助我等處。云聖人豈必待二子之言而後有所啟發耶。然聖人胸中。雖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終是無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柄

夏禮吾能言之章

問夏禮吾能言之。所謂禮。是說制度文章。不是說三綱五常。如前答子張所問者否。曰。這也只是說三綱五常。問吾能言之。是言甚事。曰。聖人也。只說得大綱。須是有所證方端的。足則吾欲證之。證之。須是杞宋文獻足。方可證。然又須是聖人。方能取之。以證其言。古禮今不復存。如周禮自是紀載許多事。當特別自有箇禮書。如云宗伯掌邦禮。這分明自有禮書樂書。今亦不可見。賀孫

問文獻。曰。只是典籍賢人。若以獻作法度。却要用這憲字。問徵字。訓成字如何。曰。也有二義。如此只是證成之。故魏徵字玄成。又曰。這一段中庸說得好。說道有宋存焉。便見得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榦

或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杞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自降爲子男之國。而其朝覲貢賦。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書之。非貶之也。備問夏禮。吾能言之。章以中庸參看。殷猶可考。夏之文獻不足。尤甚。曰。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觀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如滕國亦小。隱十一年來朝書侯。桓二年來朝書子。解者以爲桓公弑君之賊。滕不合朝之故。貶稱子。其嘗疑之。以爲自此以後一向書子。使聖人實惡其黨惡來朝之罪。則當止貶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例貶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後來因沙隨云。滕國至小。其朝覲貢賦。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心自降爲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終春秋之世常稱子。聖人因其實而書之耳。故鄭子產嘗爭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卽其事也。春秋之世。朝覲往來。其禮極繁。大國務吞并。猶可以辦。小國侵削之餘。何從而辦之。其自降爲子而一切從省者。亦何足怪。若謂聖人貶人。則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侯。不貶此而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人畏強陵弱。尊大抑小。其心不公之甚。故今解春秋者。其不敢信。正以此耳。胡泳

禘自既灌而往者章

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禘乃合群廟皆在。當以趙匡之說為正。從周方子錄云。所自出之帝無廟。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併群廟之主皆祭之。禘則止自始祖而下。合群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解中止取趙伯循之說。廣云。觀禘禘兩字之義亦可見。曰。禘只是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請他那始祖之尊長來相熟樂相似。廣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著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顛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是以秬鬯之酒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附。

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顛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顛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賀孫

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會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為失禮也。時舉

問呂氏以未盥之前誠意交於神明。既灌而後。特人事耳。如何。曰。便是有這一說。道是灌以前可觀。以後不必觀。聖人制禮。

要終始皆盡誠不必如此說。翰

李公晦問知其說者之於天下者也。其如示諸斯乎。曰：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節

器之問禘之說。治天下如指諸掌。恐是至誠感動之意。曰：禘是祭之甚遠甚大者。若其他四時之祭及祫祭。祭止於太祖。若禘又祭其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后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禮不王不禘。禘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蓋無廟而祭於祖廟。所以難以答或人。固是魯禘非禮。然事體大。自是難說。若主祭者。須是極其誠意。方可感格。賀孫問或問禘之說。集注所謂非仁存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何也。蓋祭祀之事。以吾身而交於鬼神。最是大事。惟仁則不死。其親。惟孝則篤於愛親。又加之誠敬。以聚集吾之精神。精神既

聚。所謂祖考精神。便是吾之精神。豈有不來格者。曰：看得文字皆好。南升

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會奉養他底。則誠易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尚易感。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答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爲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耐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薄俗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這裏。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

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明作
叔共問禘之說。曰。尋常祭祀。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無主。便見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以難言也。時舉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如何。曰。幽明只是一理。若是於那渺茫幽深之間。知得這道理。則天下之理皆可推而明之矣。恪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為難矣。先王報本反始之意。雖莫深於禘。如何纔知其說。便能於理無所不明。曰。此是理之至大者。蓋人推至始祖。則已極矣。今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焉。則其理可謂窮深極遠矣。非仁孝誠敬之至。何以及此。能知此。則自然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真不為難矣。廣

子升問禘之說。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絕。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濶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故知此。則於治天下不難也。木之
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天下不難治。此只是說聖人窮盡物理。而無一念之不實。雖至幽至遠之神。猶能感通。則其治天下。自是明且易否。曰。此是說禘與他祭不同。當

看那禘字。義剛言禘是祭始祖所自出之帝。蓋遠而易忘。人情所不追念者。而乃能感而通之。非仁存誠敬之至。孰能與此。曰然。義剛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這鬼神生死之理。却惟上蔡見得。看他說吾之精神。卽祖考之精神。說得有道理。如說非其鬼而祭之一段。亦說得好。賀孫

問知禘之說。何故治天下便易。曰。禘諸公說得也多頭項。而今也見不得。集注中且依約如此說。或問以魯人幣。故孔子不說否。曰。也未必是如此。不知只是不敢知。或曰。只是知得報本否。曰。亦不專是如此。中庸明乎禘嘗之義。治國共如示諸掌。亦如此說。蓋禘是箇大祭。那裏有君臣之義。有父子之親。知得則大處是了。便也自易。曰。恐此只是既知得報本。又知得名分。又知得誠意否。曰。是。此處游氏說得好。祭統中說祭有十倫。亦甚好。子細看。方知得不是空言。淳

或問禘之說。曰。謝氏云。全得自家精神。便是祖考精神。此說好。苟能全得自家精神。則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子蒙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先生首肯曰。是。淳

祭如在章

問祭如在。人子固是盡誠以祭。不知真可使祖宗感格否。曰。上蔡言自家精神。卽祖考精神。這裏盡其誠敬。祖宗之氣便在這裏。只是一箇根苗來。如樹已枯朽。邊傍新根。卽接續這正氣來。爾

或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雖孝敬不同。而如在之心則一。聖人萬一有故而不得與祭。雖使人代。若其人自能極其恭敬。固無不可。然我這裏自欠少了。故如不祭。時舉

正甫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如在。祭外神亦如神在。愛敬雖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吾不與祭。而他人攝之。雖極其誠敬。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闕然。倪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是弟子平時見孔子祭祖先及祭外神之時。致其孝敬以交鬼神也。孔子當祭祖先之時。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以竭盡其孝心以祀之也。祭外神。謂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也。雖神明若有若亡。聖人但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吾不與祭。孔子自謂當祭之時。或有故而使人攝之。禮雖不廢。然不得自盡其誠敬。終是不滿於心也。范氏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蓋神明不可見。惟是此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皆在於此心之誠與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南升

問祭神如神在。何神也。曰。如天地山川社稷五祀之類。曰。范氏謂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只是心誠。則能體得

鬼神出否。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祀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了。曰：如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淳

問：范氏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恐是自家心裏以爲有便有，以爲無便無。曰：若只據自家以爲有便有，無便無，如此却是私意了。這箇乃是自家欠了他底。蓋是自家空在這裏祭，誠意却不達於彼，便如不會祭相似。熹

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卽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已連續。賀孫

與其媚於奧章

王孫賈之意欲夫子媚已，緊要是媚字不好。如夫子事君盡禮也，何嘗是媚。他見夫子當時事君盡禮，便道夫子媚與。故夫子都不答他，只道是不如此。獲罪於天，則無所禱，何爲媚與。亦何爲媚竈。逆理而動，便獲罪於天。問此兩句，恐是時人有語。故問曰：何謂也。曰：恐是如此。幹

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衛，將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已。故有媚與與媚竈之言。彼亦須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與與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得免其罪也。猶言

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
一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
天下有正理也。南升

周問獲罪於天。集註曰。天卽理也。此指獲罪於蒼蒼之天耶。抑
得罪於此理也。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
不能爲天。故蒼蒼者卽此道理之天。故曰其體卽謂之天。其
主宰卽謂之帝。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雖是理如此。亦須是
上面有箇道理。教如此始得。但非如道家說真有箇三清大
帝。著衣服如此坐耳。銖

問注云。天卽理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人若順理而行。則心平
氣和而自然安裕。若悖理傷道。非必有所謂天禍人。而其
胸次錯亂。乖氣充積。此卽是獲罪於天。否曰。固是如此。也不

消說道。心氣和平。這也只見有爲惡幸免者。故有此說。然也。
不必說道有無人禍。天刑卽是纔逆理。便自獲罪於天。賀孫
或問竈陘曰。想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義剛

問五祀皆設主而祭於所。然後迎尸而祭於輿。曰。譬如祭竈。初
設主於竈陘。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輿以成禮。凡五祀
皆然。但亦有不可曉者。若被人問第二句。便曉未得。問以何
人爲尸。便曉不得。五祀各有主。未祭及祭畢。不知於何處藏。
是無所考也。賀孫

周監於二代章

周公制成周一代之典。乃是夏商之禮而損益之。故三代之禮。
其實則一。但至周而文爲大備。故孔子美其文而從之。南升
夫子得志。大槩從周處多。道夫

問吾從周。曰。孔子爲政。自是從周處多。蓋法令自略而日入於
詳。詳者。以其弊之多也。既詳則不可復略。今法令明備。猶多
姦宄。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備

子入太廟章

問子入太廟每事問。曰。雖是有司之事。孔子亦須理會。但其器
物。須有人家無者。故見不得。今入宗廟。方及見之。亦須問方
得。南升

子入太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賀孫

子入太廟每事問。宗廟朝廷重事自用謹。雖知亦問。曰。是當然
必有差失處。每常思量行事所以錯處多。是有忽之之心。且
如使人做一事。丁寧諄復。其中已有意以爲易曉而忽之不
囑者。少間事之差處。都由那忽處生。備

射不主皮章

說射不主皮章。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
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
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義剛

或問射不主皮。是絕不取於貫革。曰。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
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犯
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略
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然習禮容之人。未必皆勇敢
之夫。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
心正。持了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
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時舉

或問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先生舉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

舉詩舍矢如破。曰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主於觀德。却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倪。補同。

古人用之戰鬪。須用貫革之射。若用之於禮樂。則觀德而已。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則是前此用兵之時。須用貫革之射。今則不復用矣。又曰。郭先生云。弓弩之制。被神宗改得不好。高宗亦嘗如此說。又曰。郭先生謂古人射法易學。

今人射法難學。渠須理會得郭先生論弓弩及馬甚精。南升問明道說此與爲力而射者不同科。伊川曰。功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此二說。都就本文上添了字。多方解得。恐未穩。曰。便是如此。這處自是甚分明。又問明道曰。射不專以中爲善。如何。曰。他也只是一時間恁地說。被人寫放冊上。便有

礙。如內志正外體直。只要箇中。不要中要甚底。問主處如何說。曰。皮字看來。只做箇貫革字。主便是主於貫革。因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其初也只是修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榦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或問論語數段。曰。依文解義。只消如此說。只是更要看他聖人大底意思。且如適間公說愛禮存羊一段。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是屑屑惜那小費。聖人之心。却將那小費不當事。所惜者是禮。他所存者大。更看得這般意思出。方有益。自家意思方寬展。方有箇活動長進處。側

居父問餼羊。注云。特羊。曰。乃專特之特。非牛也。特牲用特。皆是特用一牛。非指特爲牛也。賀孫

事君盡禮章

如拜下禮也。今拜乎上。而孔子必拜乎下。此孔子盡禮處。錄

君使臣以禮章

或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講者有以先儒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為非者。其言曰。君使臣不以禮。則臣可以事君而不忠乎。君使臣不以禮。臣則有去而已矣。事之不以忠。非人臣之所宜為也。先生曰。此說甚好。然只說得一邊。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如孟子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讐。此豈孟子教人。臣如此哉。正以警其君之不以禮遇臣下爾。為君當知為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為臣當盡為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去傳

問尹氏謂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此恐只是說泛然之臣。若任重之臣。恐不當如此說。曰。就人君而言。則如此說。但道理亦是如此。自是人主不吝遇之。則下面人不盡心。如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道理是如此。義剛因問孟子此章。前輩皆謂有圭角。如何。安卿言孟子恐只是為戰國人君而設。曰。也是理當如此。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為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後人好避形迹。多不肯分明說。却不知使上不盡禮。而致君臣不以善終。却是賊其君者也。若使君能盡禮。則君臣剋地長久。義剛

關雎樂而不淫章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於詩何以見之曰憂止於輾轉反側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樂止於鍾鼓琴瑟若沉湎淫泆則淫矣得性情之正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中人作蓋宮中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既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則哀不過其則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鼓琴瑟則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銖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淳問關雎之詩得情性之正如此學者須是玩其辭審其音而後知之曰只玩其辭便見得若審其音也難關雎是樂之卒章

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升集注

問審其音如何曰辭氣音節亦得其正如人傳嵇康作廣陵散操當魏末晉初其怒晉欲奪魏慢了商弦令與宮弦相似宮為君商為臣是臣陵君之象其聲憤怒躁急如人鬧相似便可見音節也銖

講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有引明道之說為證者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此言無傷善與所謂哀而不傷者如何講者云為其相似故明道舉以為證否曰不然無傷善與哀而不傷兩般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言哀樂中節謂不傷為無傷善之心則非矣謨

哀公問宰我章

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爲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爲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絹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魂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造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賀孫
或問有以使民戰栗爲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多如此說。却恐未然。恐只是宰我之辭。上有一曰字者。宰我解周人以栗之義。故加一曰字以發其辭耳。子開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蓋云駟不及舌。言豈可以輕發邪。言出宰我之口。入哀公之耳矣。豈可更諫而追之哉。

問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三句有別否。曰。亦有輕重。然社也無說話。便待宰我當初答得好。也無說話。况使民戰栗

之語。下面又將啟許多事邪。淳

問宰我所言。尚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駟不及舌。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木之

管仲之器小哉章

問管仲小器。曰。緣他器小。所以做出來事皆如此。熹

或說管仲器小章。義剛言使仲器局宏濶。須知我所爲功烈如彼其卑。豈肯侈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不可如此。義剛

管仲器小。陶兄云。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子蒙

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

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明作

問管仲之器小哉。集注云。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曰。度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施設處說。集注。曰。此不

林聞一問度量褊淺。規模卑狹。只是一意否。曰。某當時下此兩句。便是有意。因會坐間。朋友各說其意。叔重云。度量褊淺。言容納不得也。管仲志於功利。功利粗成。心已滿足。此便器小處。蓋不是從反身修德上做來。故規模卑狹。奢而犯禮。器小可知。器大則自知禮矣。時舉云。管仲以正天下。正諸侯。為莫大之功。却不知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底事更大於此。此所以為小也。先生曰。必兼某上面兩句。方見得它器小。蓋奢而

犯禮。便是它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為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伯。以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害其為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為之。欲其功盡歸於己。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知有伯。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為功利之心。而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才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察也。或云。王伯之分。固是如此。然邵康節多說。皇王帝伯之道。不知皇帝與王。又有何異。同是時使之然耶。曰。此亦是其德有厚有薄。皇與帝終是自

然。然黃帝亦曾用兵戰鬪。亦不是全然無所作爲也。時舉

問管仲之器小哉。器莫只是以資質言之否。曰。然。若以學問充滿之。則小須可大。曰。固是。曰。先生謂其度量褊淺。規模卑狹。此二句。盡得器小之義否。曰。前日亦要改度量作識量。蓋才說度量。便只去寬大處看了。人只緣見識小。故器量小。後又思量。亦不須改。度量是言其資質。規模是言其所爲。惟其器小。故所爲亦展拓不開。只欲去後面添說。所以如此者。只緣不知學以充之之意。管仲只緣器量小。故才做得他這些功業。便包括不住。遂至於奢與犯禮。奢與犯禮。便是那器小底影子。若是器大者。自然不至如此。看有甚功業。處之如無。胡文定春秋傳。却只以執轅濤一事爲器小。此太拘泥。因言管仲相威公以伐楚。只去問他包茅。昭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得

如此休。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才說著此事。楚決不肯服。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它見無大利害。決不淡較。只要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才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廣

問管仲之器小哉。此是孔子說管仲胸中所蘊。及其所施設處。將器小二字斷盡了。蓋當時之人。只見管仲有九合之功。將謂它大處大故。孔子却見它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做出來。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蓋奢與僭。便是器小之人方肯做。然亦只是器小底人。一兩件事看得來。孔子器小兩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是箇褊淺卑狹底人。曰。管仲固是用私意小智做出

來。今爲管仲思量。看當做如何方得。某云須如孟子告齊梁之君。若不可則休。曰。是時周室猶未衰。此最是難事。合爲它一思量。直卿云。胡文定公云。當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是時天王又做不起。威公係是方伯了。也做不得。是時楚強大。幾無周室。若非威公出來。也可慮。但管仲須相威公伐楚了。却令威公入相于周。輔助天子。曰。是時有毛韓諸公。皆爲天子三公。豈肯便信得威公過。便放威公入來。又云。若率諸侯以朝王如何。曰。也恐諸公未肯放威公率許多諸侯入周來。此事思量是難事。又也難說。南升

問規矩如何爲大器。曰。這一箇物事方。只是這一箇物事方。不能令其他底方。如規可以令天下物事圓。矩可以令天下物事方。把這一箇矩。看要甚麼皆可以方。非大器而何。節

蕭景昭舉楊氏曰。道學不明。而王伯之略。混爲一塗。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先生曰。恐混爲一塗之下。少些曲折。蓋當時人。但見有箇管仲。更不敢擬議他。故疑器小之爲儉。又疑不儉之爲知禮。時舉

問管仲小器。曰。只爲他本領淺。只做得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楊雄說得極好。大器其猶規矩準繩。無施不可。管仲器小。只做得這一件事。及三歸反玷等事。用處皆小。上蔡說得來大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爲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大凡自正心誠意。以及乎天下。則其本領便大。今人只隨資稟去做。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

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若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其上。還出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一作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又曰。漢唐與齊晉之時不同。漢唐甚倉猝。又問謝氏却言子雲之說不然。曰。他緣是快。只認得量淺底意思。便說將去。無所往而不利。無所適而不通。無所為而不成。無所受而不可。以之

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之大器。卽此便是。如上蔡只認得箇富貴不能

淫。驥集義。

子語魯太師樂章

問始作翕如也。謂樂之初作。五聲六律合同而奏。故曰翕如。從者放也。言聲音發揚出來。清濁高下。相濟而和。既是清濁高下相濟而和了。就中又各有條理。繳然而明。不相侵奪。既有倫理。故其聲相連續。而遂終其奏。言自始至終。皆條理如此。曰。此亦是據夫子所說如此。古樂既亡。無可考處。但是五聲六律翕然同奏了。其聲音又純然而和。更無一聲參差。若有一聲參差。便不成樂。且如一宮。只得七聲。若黃鍾一宮。合得

姑洗等七聲。或少一聲也不得。多一聲也不得。南升

儀封人請見章

問古人相見。皆有將命之詞。而論語獨載儀封人之說。及出便說二三子何患於喪乎。是他如何便見得。曰。某嘗謂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也見得儀封人高處。據他謂君子之至於斯。吾未嘗不得見。他大段見得好人。多所以一見之頃。便見得聖人出。大抵當周之末。尚多有賢人君子在。故人得而見之。至之云。到孟子時。事體又別。如公都子告子萬章之徒。尚不知孟子。况其他乎。曰。然。道夫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爲此言。前輩謂

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南升

子謂韶盡美矣章

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是樂之聲容都盡美。而事之實有盡善未盡善否。曰。不可如此分說。便是就樂中見之。蓋有這德。然後做得這樂出來。若無這德。却如何做得這樂出來。故於韶之樂。便見得舜之德是如此。於武之樂。便見得武王之德是如此。都只是一統底事。素

或問韶武美善。曰。德有淺深。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

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深淺。而治功亦不多爭。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大凡道理須寬心看。使各自開去。打疊了心胸。安頓許多道理在裏面。高者還他高。下者還他下。大者還他大。小者還他小。都歷歷落落。是多少快活。道夫

叔蒙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爲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

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遣將退便是贏。那會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某從來不信。謂之多殺人信有之。然指定數四十萬必無此理。只如今安頓四十萬人。亦自大段著地位。四十萬人。也須會走。也須爭死。如何掘箇窟去埋得許多。賀孫

子善問韶盡美矣。一章曰。後世所謂文武之舞。亦是就韶武舞變出來。韶舞不過是象那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天下恁地和平底意思。武舞不過象當時伐商底意思。觀此二箇意思。自是有優劣。但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爲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得去伐。若使文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舜到這裏也著伐。但恐舜文德盛。其徒或自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武王之時。只得如此。

做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性是自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其實只是稟資略有些子不相似處耳。格

韶與武。今皆不可考。但書所謂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也。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樂是也。看得此歌。本是下之人作歌。不知當時如何取之以爲樂。却以此勸在下之人。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得。蓋是象伐紂之事。其所謂北出者。乃是自南而北伐紂也。看得樂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故武所以未盡善。又云。樂聲也。易得亡失。如唐太宗破陣樂。今已不可考矣。南升

問集注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如何是美之實。曰。據書中說韶樂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此是韶樂九章。看他意思是如何。到得武樂。所謂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與夫總干而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其意思與韶自是不同。廣集注

善者美之實。實只是事。是武王之事不稱也。舜之德性之。武王反之。是他身上事。與揖遜征伐不相干。但舜處武王時。必竟又別。明作

問善者美之實。曰。實是美之所以然處。且如織出絹與布。雖皆好。然布終不若絹好。問性之反之。似此精微處。樂中如何見得。曰。正是樂上見。只是自家不識它樂。所以見不得。備

問善者美之實。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如舜九功惟叙。九叙惟

歌與武王仗大義以救民。此其功都一般。不爭多。只是德處。武王便不同。曰。未盡善。亦是征伐處未滿意否。曰。善只說德。是武王身上事。不干征伐事。曰。是就武王反之處看否。曰。是。謝教曰。必竟揖遜與征伐也。自是不同。征伐是箇不得已。曰。亦在其中。然不專就此說。淳曰。旣征伐底是了。何故又有不得已意。曰。征伐底固是。必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德。其意亦可見矣。樂便是聖人影子。這處未盡善。便是那裏有未滿處。淳

或問韶武善美之別。曰。只就世俗論之。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耳。以樂論之。其聲音節奏。與功德相稱。可謂美矣。善則是那美之實。又問或說武王之心。與舜一般。只是所行處與心相反。所以有盡善未盡善之別。曰。聖人固無兩心。烏有心如此而所行相反者。且如堯之末年。水土之口如此。得舜承當了。天下遂極治。紂之時。天下大亂。得武王仗仁義誅殘賊。天下遂大治。以二聖人之功業論之。皆可謂盡美矣。然其美之實。有盡未盡者。只是舜較細。武王較粗些。然亦非聖人實要如此。只是所遇之時不同耳。備

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看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于受。則商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道夫問吳氏稗傳。謂書序是後人傳會不足信。曰。亦不必序。只經文謂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旣訖我殷命。則是已交手爭競了。紂固無道。然亦是武

王事勢不相安。住不得了。仲虺告成湯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勦戰。罔不懼于非辜。則仲虺分明言事勢不容住。我不誅彼。則彼將圖我矣。後人多曲爲之說。以諱之。要之自是避不得。道夫

或問盡善盡美。說揖遜征誅足矣。何以說性之反之處。曰。也要尋它本身上來。自是不同。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強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樂好。銖

問子謂韶盡美矣。章引程氏曰。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使舜遇湯武之時。不知如何。曰。只怕舜德盛。人自歸之。若是大段負固。不得已也。須征伐。如伐苗是也。又問舜性之。湯武反之。地位亦自不同。曰。舜之德如此。又撞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撞著不好時節。銖

問堯舜在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堯舜且做堯舜看。湯武且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可學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個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雖細讀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氏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賜

或問武未盡善一段。先生以所答示諸友。云看得如何。皆未有所答。次問祖道。答曰。看來湯武也自別。如湯自放桀歸來。猶

做工夫。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昧爽不顯。旁求俊彥。刻盤銘。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自伐紂歸來。建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拱了。又如西旅之獒。費了太保許多氣力。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成湯甚遠。先生所謂觀詩書可見者。愚竊以為如此。先生笑曰。然。某之意正如此。祖道

問范氏以為德不同。謝氏以為時不同。游氏以為事不同。三者孰是。曰。畢竟都有些子。如何得同。楊氏曰。武之武。非聖人之所欲。橫渠亦曰。征伐豈其所欲。此說好。幹義

居上不寬章

子升問居上不寬。曰。寬字難識。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寬。蓋寬行於五教之中也。木

居上不寬三句。句末這三字是本。有其本。方可就其本上看他

得失厚薄。若無其本。更看箇甚麼。明作

居上而不寬。為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以為觀者矣。蓋寬也敬也哀也。所謂本也。其本既亡。則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擗踊哭泣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能敬能哀了。却就它這寬敬哀中去。考量他所行之。是否。若不寬不敬不哀。則縱其他有是處。皆不在論量之限矣。如醋須是酸。方就它酸之中。看那箇醞。那箇淡。若只似水相似。更論量箇甚麼。無可說矣。個

問居上不寬一章。曰。才無那寬敬哀三者。便是無可觀了。把什麼去觀他。惟有三者。方可觀其至與不至。盡與不盡。行此三者之得失也。但看何以觀之字。便自見得觀字去著。盡

希真問吾何以觀之哉。章曰。如寬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

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三十四

便有至不至。須有上面這箇物事。方始就這上見得他得失。若無這箇物事。却把甚麼觀得他。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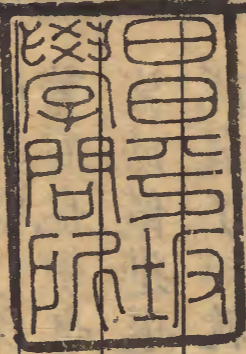
葉問吾何以觀之哉。曰。居上緊要在寬。為禮緊要在敬。臨喪緊

要在哀。三者俱無。則居上為禮臨喪。却似不會一般。將以何

者觀之哉。言將甚底看它。它都無了。銖。去偽錄云。居上只

要觀它寬為禮。只要觀

它敬臨喪。只要觀它哀。今皆無之。無可觀矣。



朱子語類卷二十五

文化雨亭

